

# 黃昏的故

自強出版社印行

# 黃昏的故事

著作者 狄更司

譯者 鄒綠芷

發行者 自強出版社

重慶臨江順城街廿二號

總經售 讀書出版社

重慶民生路七十三號

上海吳江路七十一號

實價四百元

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初版(渝)

民國三十五年元月再版(滬)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 目 錄

狄更司・英國偉大的諷刺家	一
黑面幕	七
酒徒之死	二五
街燈夫	四四
黃昏的故事	七三
敏斯先生及其從兄	九三
和雷細奧斯帕金斯	一一一

## 狄更司，英國偉大的諷刺家

有很多作家，他們對人類的控訴超越了語言的限制，也超越了他們作品主人公所從屬的國度與時代的距離。在這些作家之間，俄國讀者最愛好的一個便是查理·狄更斯，他逝世於一八七〇年。

匹克維克先生（註一）和他的朋友們剛剛以他們歡樂的冒險事業使英格蘭着迷，狄更司作品最初的譯本便已經在俄文中出現了。

俄文雜誌「國內年報」（native Annals）「大眾文庫」（Popular Library）刊載了大量簡縮了的「匹克維克文件」。譯者並沒有特別致力於保存原著的風格，但却嘗試着把狄更司「改良」一下，過分着重於幽默並且很浮誇地鋪張了那些喜劇場面。

結果，四十年代的俄國讀者，對於狄更司便有了歪曲的意見了。

例如，經常不斷留意西歐文學發展的屠格涅夫，過低地評價了狄更司；他的意見是狄更司完成了他作品的結構不必要地複雜，因此他的作品時常是不藝術的，不真實的。



其後，那是實在的，在屠格涅夫閱讀了奠定狄更司作品流行於俄國的基礎的，伊俞諾爾·涅丹斯基 (Trinarkh Vvedensky) 的新譯本之後，他重新考慮他對於狄更司的意見了。

涅丹斯基對於狄更司作品也有些隨便，但是他用的是原文本的；不像他以翻的人，用的是法文譯本，因此俄國讀者能嚐到一點比較少攪雜的，狄更司作品風格的特別風味。

在五十年代中，狄更司已然名滿於全世界。這時他已經寫了「奧利佛、妥惠斯忒」(Oliver Twist)「尼古拉斯，尼凱爾貝」(Nicholas Nickleby)，「馬丁、朱連章特」(Martin Chuzzlewit)，和「唐培父子」(Dombey and Son)。在英國，狄更司已經是國內聞人了。自由主義者欽敬他的人道主義與他所帶來的個人自由的信息。保守派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他對於資本主義的新倫理關係的否定方面的抗議。下層的中產階級發現了狄更司並不是一個對於小人物的苦痛置若罔聞的作家。結果，狄更司和任何人敵對；他在窮人之間是非常得人心的，可是他並沒有指出貧窮的原因——那現存社會秩序真正的本質——但是却夢想着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改良。

俄國六十年代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責備他缺乏仇恨的態度以及他對於周圍世界的

解；雖然他們承認他是西方的敢於面對社會問題的少數作家之一。正是這一點才贏得了俄國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尼古拉·柴尼雪夫斯基對於狄更司高貴的批評。柴尼雪夫斯基正確地理解了狄更司作品的本質，他指出「匹克維克文件」和「艱難的時代」(Hard Times) 都同等的是一個自由的創造的天才底成果。用另外的話來說，柴尼雪夫斯基理解了狄更司的幽默與諷刺乃是一隻劍的兩個鋒刃；這柄劍是用來反抗人類一切卑鄙，反抗剝削，偽善，和財富的自我主義的；他也理解了狄更司應用他的才能的唯一希望在於消滅罪惡，使人們較好的生活，並且減輕那些小人物的苦痛。

雖然狄更司曾寫出了一些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環境中個人飛黃騰達的實例，然而他的存意並不是要把下層社會的情形掩飾起來。作爲一個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者，他追隨着兩條路。他譴責了統治階級的罪惡，並且又企圖用貧窮與苦痛的慘景來打動那些心靈。他的那些關於資本主義剝削的畫面並不是爲了眼睛而描繪的。他的意思在於把這些控訴於統治階級的本性，並不在於把被壓迫者的隊列激起來走向革命鬥爭去。

但即便是當狄更司(引G. K. 柴斯特頓——Chesteron 的話來說)(註二)把蒲團放在他的身下，把棉花塞進他的耳朵裏，實際上他也是一個英國現代唯一的有社會影響的權威作家。他助成了債務者之監禁的廢除，他促成了兒童教育的改善，及訴訟手續的

改良。但是他從來沒有非難過私有財產——那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

資產階級的批評家，俄國的也在其中，極盡其能事地把狄更司作品中的進步趨勢遮蓋起來。他們把石灰燈(Lime-light——舞台上所用，與Spot-light相同——譯者)轉向於狄更司作品中稱頌古老的族長制的英國的那些部份去。他們把狄更司造成只是一個幽默家，一個滑稽的古老英國底滑稽作家。那一種把狄更司造成一個無害的感情主義的樂觀主義者底企圖甚至於遭受到反動的柴斯特頓的反對，這乃是實情。在他的書：「狄更司」中，他打破了狄更司的『庸俗的樂觀主義』的流言，並且使他的同時代人都記憶着：比之於狄更司在他描寫邪惡與不義的態度中，世界上任何人是都更樂觀的。

狄更司對於蘇聯讀者的寶貴在於他描出了一幅英國和他的時代的綜合圖畫。卡爾馬克斯說過偉大的社會編年史家，狄更司的小說，以及沙克末(Thackeray)夏羅蒂·白朗底(Charlotte Bronte)，加斯蓋爾夫人(Mrs. Gaskell)(註三)的作品是一種有助於澄清政治真相與社會真相底價值的歷史文獻與文化文獻。他這樣說是有着大的意義的。在馬克斯的意見中，在暴露這些真相這一事實上，英國十九世紀的現實主義作家比所有的政治家、政論家、與道德家置在一起還做得更多些。

蘇聯的青年從狄更司得到許多對於過去的認識。他們把狄更司對於人類創造的堅信

銘刻在心上。狄更司作品之流行正在蘇聯激增着。

在十月革命以前，狄更司作品的俄文本已經達到了七十四萬七千冊的使人感動的數目。自從革命以來，這數目差不多增加了三倍，在一九一七年與一九三九年之間，他的作品已經印行了二百萬冊以上。而最有意義的事實是：他的作品是用蘇聯諸民族的三十種文字發行的。許多許多這樣的民族只有在蘇維埃時代方才結識了狄更司的作品。

蘇聯的學者與文學史家正在研究狄更司的作品和他對於俄國文學的影響。俄國的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果戈理，龔查洛夫，和杜斯妥益夫斯基尤其時常地運用了狄更司的風格上的技巧，摹仿了他作品中的人物與場面，以及他敘述一個故事時候的滑稽的與帶感主義的手法。狄更司教授了俄國作家怎樣從清楚的現實主義的輪廓轉換到怪誕的誇張去，怎樣從溫和的幽默轉換到辛辣的諷刺與非難去。

在蘇聯文學史家的意見中，狄更司是不列顛急進主義的一個代表，他逐漸地到達了樂絕同時代的不列顛國家這一點上。這意見正和 T. A. 賈克生 (T. A. Jackson) 在他有趣味的著作『查理，狄更司，一個急進派的進展』中的狄更司的性格研究相照合。

在他的序言中，賈克生恰當地要人們注意狄更司作品在蘇聯巨大的流行性，在那兒他的作品被閱讀，而且也以戲劇化了的形式被搬上舞台。

狄更司的民主主義的趨向與他對人民的堅信，使他極孚衆望，社會主義國家對於一九四〇年他逝世七十週年紀念的注意，便是他深得人心的一種表現。

註一：匹克維克先生，狄更司名著「匹克維克文件 Pickwick Papers」中之主人公。

註二：G. K. Chesterton 英國散文家。生於一八七四年，死期不詳。

註三：加斯查爾夫人（一八一〇——一八六五）——英小說家。

## 黑 面 幕

在接近一千八百年，或是在那時期左右一兩年的末尾，在一個冬天的晚上，一個新開業的青年醫生坐在他底小客室里的愉快的爐邊，傾聽着風吹颯着浙瀝的雨滴打在窗子上，或是陰慘地在烟囪里呼呼地吼叫着。夜是陰濕而且寒冷；那一整天他便在濡泥和雨水里奔走着，現在他却舒適地休憩在他底睡衣和拖鞋里，一多半是入睡了，一多半却又醒着，在他紛亂的想像中迴旋着許許多多的事情。首先，他想風是怎樣猛烈地在吹着，並且假如他不是舒適地留在家里的話，在那個時候，寒冷的淒厲的風會怎樣正拍打着他底面孔。然後他底思想轉到他一年一度在聖誕節的時候，看望他底故鄉和他底最親切的朋友的這件事去；他想當他們看見他，他們會怎樣地快樂，而且如果他能够只告訴露絲畢竟他已經診視一個病人了，而且還希望有更多的，在幾個月時間以後，還希望再回來，和她結婚。然後把她帶回家去，怡悅他底孤寂的爐邊歲月，並且激勵他向着新的努力，這些會使露絲怎樣地快活呢。然後他開始懷疑什麼時候他底第一個病人會出現，或

者由於神的特別規約，是否他被注定了沒有一個病人來看病；於是他又想到了露絲，然後睡去了，夢見了她，一直到她底甜蜜的愉快的聲調響在他底耳邊，並且他底溫柔而纖小的手放在他的肩上。

確實有一隻手放在他底肩上，可是牠既不溫柔，也不纖小；牠底主人是一個肥胖的圓頭的孩子，教區的牧師們考慮到他底每禮拜一先令和他底伙食的總和，允許了他出去做送報和送信的工作。不過，因為對於醫藥人們沒有什麼急需，也沒有什麼信要送，通常他都是把他沒有事的時間——一天平均十四小時——用在提煉薄荷油，採取動物養分，和睡覺中。

「一位太太，先生——一位太太！」那孩子小聲說，搖着他的主人使他醒來。

「什麼太太啊？」我們的朋友喊着，站了起來，不十分確信他底夢是一種幻影，並且一半期望着那會是露絲本人。——「什麼太太啊？在那兒呀？」

「在那兒，先生！」那孩子回答着，指着通到手術室的玻璃門，露出一種驚駭的表情，那種表情是一個顧客底很不平常的出現很可能激起來的。

這個外科醫生向門那兒看一下，當他看到了他底不速之客底面貌，頃刻之間，他自已也驚駭了起來。

那是一個高得奇特的女人，穿着重裹服，那末靠近門地站着，因此她底臉差不多碰到玻璃了。她身體的上部很謹慎地圍在一條黑色的披肩里，彷彿爲着一種隱蔽的目的似的；一張厚的黑面幕覆蓋着她的臉孔。她站得筆直，她底身體伸引到了最高度，雖然那醫生感覺到在那張面幕之下的眼睛是注視着他，可是她却完全不動地站着，而且因爲她沒有任何動作，也就表明着很少意識到他已經走近了她。

「你要和我商談一下麼？」他有些猶豫地問着，打開了門。門向里開着，因此這種動作也並沒有改變了那人的位置，他仍然不動地站在原來的地方。

她輕微地點着頭，表示默認。

「請走進來吧！」那個外科醫生說。

那人向前移動了一步；然後把她底頭轉向孩子那面去——使他無限地恐怖——她長示出有些猶豫了。

「湯姆，離開這間屋子，」那個青年人向那個孩子說，那孩子底眼睛，在這個迫切的會談之中已經睜到他們最大的限度了。「把窗帘拉下來，再把門關上。」

那孩子把一張綠窗帘拉過了門上的玻璃窗子，然後避到手術室里去，在他身後關了門，於是即刻把他底一隻大眼睛敞在門那面的鑰孔上了。



醫生拉了一把椅子到火爐旁邊，揮着手勢要客人坐下。那個神祕的人緩慢地向椅子走去。因為火苗照射在黑服上，那醫生看見了它底下面浸透了瀉泥和雨水。

「你身上是很濕的。」他說。

「是的。」那個生人用低沉的聲音說。

「可是你病了麼？」醫生憐憫地加上一句，因為那聲調是一個痛苦呻吟聲調。

「我病得很呢，」她回答着；「但是不是在身體上，而是在精神上。我到你這兒來並不是爲了我自己，或是由於我自己的好處。」這個陌生人繼續着。「如果我因爲身體上的疾病而感受痛苦，我一定不會單獨地在像這樣的時候，或是在像這樣的夜里出來的；如果我爲它苦惱着有廿四小時了，天曉得我是多末快樂地願意倒下，並且祈禱着死去。我懇求你幫助是爲了另一個人，先生。爲了他求你幫助；我也許是瘋了的，——我想我是瘋了；但是一夜一夜地，經過漫長的寂寞的守候與哭泣的時光，這種思想已經一向便出現在我底頭腦里；雖然即使是我看到了人爲底幫助對於他完全沒有什麼好處，單只想到沒有這種幫助而把他放在坟墓之中，我底血就會變得冰冷的！」於是一種那個青年醫生知道得很清楚不是造作所能產生的戰慄，在這個講話人的身體里抖着。

在這個女人的態度里，有一種非常的熱切，這種熱切走進了那個青年人的心。他對

於他底職業還很幼稚，也還沒有眼見過每天都出現在醫生眼前的，足夠的慘景，因此他對於人類的苦難，也還不能比較地變得心腸硬些。

「如果，」他匆促地站起身來說，「你所說的那個人是處在像你形容的那末絕望的情形之中，那末是一分鐘也不能耽擱的。我即刻就和你去吧。爲什麼在以前你沒有得到醫藥上的幫助呢？」

「因爲在以前那會是什麼用的——因爲即使在現在，那也沒有什麼用。」那個女人動情地握着她底手說。

有片刻的時間，醫生注視在那張黑面幕上，彷彿探查在它下面的面部表情似的；然而那張面幕很厚，結果他底企圖也就成爲不可能的了。

「你確實是病了，」他輕聲說，「雖然你不知道。熱病使你毫無感覺地支持着你身受的疲倦，那熱病現在正在你身體內部燒着。把那杯喝了吧，」他繼續着說，倒出一杯水——「把你自已安靜片刻，然後儘你所能的那末鎮定地告訴我那人到底是什麼病，他已經病了好久了。當我知道了我得知道的必要的事情，好使我診看對他有 util 一些，我便準備陪你去。」

那個客人把那杯水端到她底嘴邊，却並沒有把那張面幕掀起來，她一點也沒有喝又

把杯子放下了，然後却哭了起來。

「我知道，」她說，高聲地嗚咽着，「現在我對你講的話彷彿像是熱病的囁語一樣。以前人們便那樣告訴過我了，却不像你講的那樣和藹。我不是一個年青的女人了；人們都說當生命向它最後的終結偷偷地走去的時候，這最後的簡短的殘餘，雖然它對於局外人彷彿沒有一點價值，對於頗有它的人，却比以前已經過去了的許多歲月更爲親切，雖然那些歲月是和已經死掉了很久的老朋友，和已經離去而又彷彿他們也死了一般地把你完全忘掉的青年朋友——也許一些孩子——的記憶聯繫着。我底壽命的天定之年不能有多少時光了，因此便一定更覺得親切；但是我會沒有歉懣地攤開手的——却欣喜地——歡樂地——假如我現在告訴你的是不實在的，或是想像的事情。明天早晨，我所談到的他就要沒有數了，我知道，雖然我已不得作另一種想法；可是，在今天晚上，雖然他處在死亡的緊急關頭，你必須不要去看他，而且也不能夠替他做什麼事。」

「我不願意在你剛才說過的話語上做任何解釋，或者顯出要探查一件你那末急於要掩飾的事情，來增加你的痛苦，」醫生在稍停片刻之後說，「但是在你的話里有一個矛盾，我不能夠使那種矛盾與可能的事情調協起來。這個人今天晚上就要死了，可是當我底動力或許可能有益的時候，我却不能看他；你理解在明天那將是沒有用的，然而你要

我在那時去看他！假如他的確是像你底話語和態度所暗示的那末對你親切，那末爲什麼不在耽擱之前，和他底病的發展使我束手無策之前，來救他底命呢？」

「上帝幫助我吧！」那女人喊着，哭得很傷心，「我如何才能够希望生人來相信那即使是對於我自己都是難以相信的事情呢？那末，你不去看他麼，先生？」她加上一句，突然地站起來。

「我並沒有說我拒絕去看他，」那個醫生回答着；「但是我警告你，如果你固執着這種非同小可的延宕；而且那個人死了，一種非常的責任就落在你身上。」

「責任會沉重地落在某個地方的，」那個陌生人痛苦地回答着。「不管落在誰身上的是什麼樣的責任，我是甘心承受，而且即刻要負起的。」

「因爲我應允你底要求，並且使我遭受什麼損失，如果你把住址留給我，我要在早上去看他。在什麼時候我能夠看他呢？」

「九點鐘，」那個陌生人回答着。

「你得原諒我追問這些問題，」那個醫生說。「可是他現在是由你來照管麼？」

「不是。」她回答着。

「那末，如果我告訴你一些在夜間醫治他的方法，你也不能夠幫助他麼？」

當那女人回答「我不能夠」的時候，她痛苦地哭着。

那個醫生覺察到把這個會談延長下去，對於這件事也不會知道更多；而且急於要節省那個女人在起初努力掙止，而在現在却是遏止不住的看來最痛苦的情感；於是他又重複了一次他要在約定了的時間里明天早晨去看望的允諾。他帶客人在把渥爾華茲一塊模糊的地方指示給他以後，就離開了這所房子，態度和她走進來的時候同樣地神秘。

人們很容易相信那末特殊的一次會見，在這個青年醫生的頭腦里產生了一種重大的印像；也相信他思索了很多，可是對於這件事底可能環境却得不到一點結果。和人們底一般情形一樣，他時常聽過或讀過一些個別的實例；在這些實例中，例如，人們曾得到在某一個特殊的日子，甚或在某一分鐘里的死底預感，而那預感又真地實現了。起初他的心想現在就或許是那樣的——一個事件；但是以後他想所有他曾聽到的這一類軼事，都是談到那些爲了他們自己底死的預兆而焦燥的人們的。可是這個女人談到的却是另一個人——一個男人；而且假定只是一個夢或是想像的錯覺會誘引她以她所說的那樣可怕的真確來談到他底迫近的死亡，簡直是不可能的。莫非說那人在早上就要被謀害，而這個女人原來本是一個同黨，並且發誓要保守祕密，可是她却又發起慈悲來，而且，雖然她不能制止住對於這個犧牲者的殘害，如果可能的話，她已經決心用恰合時機的露藥的幫助

來制止他死去麼？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在京城附近的兩哩路的距離之內——這種思想顯得過於荒誕，過於不近情理，因此除非在這個時候，他是不能這樣想的。於是他原來的印像——那女人的神經錯亂了！——又重新出現了；而且因為這是一種能使他相當滿意的唯一解決疑難的方法，他便固執地相信她是瘋了。然而在這一點上的隱憂在當時却偷偷地出現在他的思想中，而且在那漫長而遲滯的一夜中，屢次屢次地出現着，在那一夜中，儘管他努力要作另外一種想法，他却不能夠從他紊亂的想像中驅除掉那張黑面幕。

渥爾華茲的後部，在牠離城區最遠的地方，即使在今天，也是一個錯落的蔽陋的地方；但是在卅五年以前，牠底大部份是並不比荒原好的，一些散處的形跡可疑的人們在那兒住着，他們底貧窮使他們不能住在比較好些的鄰里中，而他們底職業與生活方式又使牠底冷肅成爲他們所欲的了。在牠各方面的許多房子是直到許多年以後才被建立起來的；那些在不規則的距離里的散在周圍的大多數房子，也是最簡陋和最可憐的。

他在早上走過了這個地方是不宜於提起這個青年醫生的精神的，也不能驅除他將要進行的奇異的會見所喚起的任何焦燥與沮喪的情緒。從大路上轉回來，他得經過一塊公共的沼澤地，然後穿過不規則的小徑；到處都有一座一座的殘破的凌亂的茅屋。它們因爲腐朽與疎忽很快地落成一片一片的了。一株發育受阻了的樹，或是一池停滯的水

，偶然地出現在小徑的邊緣上，因為前一晚上的大雨，被激得緩慢地動着。時時地出現着一塊可憐的園地，在那上面有着幾塊木板聚在一起構成了的夏天的房屋，和用從鄰近籬笆上竊取來的木樁修理得很不完整的柵欄；他們說明着居民的貧窮，同時也說明他們毫不猶豫地把別人的財產拿來據為他們自己之用的這兩件事實。偶而一個面貌污穢的女人會從一座骯髒的房子底門里出來，把炊具里的垃圾傾倒進前面溝里，或者在一個瘦小的拖鞋跟的女孩子後面尖聲叫着，那女孩子背上壓着一個差不多和她一般大的黃瘦的小幼兒，正打算從門那里向前歪斜地走幾碼路；在附近簡直沒有什麼有生氣的東西：寒冷的潮濕的霧沉重地掛着，在霧里，模糊地能被辨識出來的大多半的景物，都呈現出一種完全和我們所描寫的東西相一致的寂寞而荒涼的面貌。

在他疲倦而艱難地走過了泥濘的沼地；對於他被指示的地方詢問了許多次，可是却得到了許多次的矛盾的、不滿意的回答之後，終於這個年青人到達了那婦人所講的作為他底目的地的那座房子之前了。那是一座矮小的房舍，是一層樓的；這房子比他所經過的任何一座的房子，更有着荒涼與沒有希望的外貌。一張古舊的黃的窗簾緊密地拉過了樓上的窗子，客室里的百葉關着，但是沒有上門。這房子是和任何一所房子都脫離的，而且因為它處在一隻狹巷的角落里，也就看不見另外的居民了。

當我們說，在這個醫生能夠勸服他自己執起敲門環之前，他猶豫地在這房子外面踱了幾步，關於在一個最大膽的讀者底臉上需要引起微笑的事情，我們便不說什麼了。在那個時期倫敦的警察機關還是一個很不同的團體；當建築的狂熱與改善的發展還沒有開始把在郊外的孤立的區域，和主要的市區及牠周圍接連起來的時候，這郊外的孤立的區域使好多地方（特別是這地方）都成了一些最邪惡最墮落的人們底出沒之地。在那時期，即使是在倫敦最熱鬧區域的街道里，燈光也不怎末亮，而像這樣的地方便完全被月亮與星星所左右了。偵察惡漢或是到他們出沒之所追縱他們的機會，因此便變得很少，而由於日常經驗，一種比較安全的思想更印在他們底頭腦里的時候，他們底犯罪行為自然就大膽地增加了。在這些考慮之外，必須記着這個青年人在京都的公共醫院里曾住過一些日子；而且雖然在那時既沒有勃克（註），也沒有一個主教曾經得到一種令人可怕的狼藉的名聲，他自己的觀察却會暗示他：那前者會把他的名字作為代表窮凶極惡的事將如何容易地發生。雖然如此，不管什麼的思想使他猶豫着，他確實猶豫着；但是因為他是一個具有健壯思想和人性的巨大的勇氣的人，他只猶豫了片刻——他迅速地走過去，於是輕輕地敲着門。

一種低的耳語隨後便被聽到了；就好像在甬道末端有人正偷偷地和在上面梯頂上的



另一個人交談似的。隨後是一雙沉重的靴子踏在光的樓板上的聲音。門練輕微地解開了；門開了；一個高的惡意的黑髮的男人出現了，按着那醫生在以後時常說起的，他的臉慘白而瘦削，像他所會看見的任何一個死人底面貌一樣。

「走進來吧，先生，」他低聲說。

那醫生走進來，那人在把門練緊緊了門之後，便領路向那甬道末端的一間小客廳去了。

「我來得合時麼？」

「太早了！」那人回答着。那醫生匆忙地轉過身來，做出一種驚駭混合着惶恐的姿勢，他發覺了遏止住那種姿勢是不可能的。

「如果請你走進這里面去，先生，」那人說，他顯然已經留意到他動作了——如果請你走進這里面去，先生，我向你担保，你不會被耽擱五分鐘的。」

那醫生立刻走進那間屋子里，那人關了門，便把他一個人留下了。

那是一間寒冷的小屋子，除了兩把杉木椅子和一張同樣木料的桌子之外，沒有另外的傢具。一點點的沒有用爐圍圍起來的火正在爐格里燃燒着，那火，如果說它不給人們一些舒適的話，便是把潮氣帶出來，因為一些不衛生的潮濕的水份，像是蟒蛇所爬的跡

似地，正在慢慢地從牆上向下流着。殘破的在許多地方都補綴了的窗子面對着幾乎蓋滿了水的一小塊被圍起的地面。在屋子裏，或是在屋子外，聽不見一點聲音。這青年醫生在爐旁邊坐着，等待他底第一次職業上的出診結果。

他在這種地位中還沒有停留好多分鐘的時候，一種臨近了的車輪的聲音便響在他的耳邊了。那車輛停住了，街門打開了，接着是一陣低聲的談話，伴隨着一種沿着甬道和樓梯移動的脚步聲，彷彿兩三個人正在向樓上的屋子抬着一種沉重的東西似的。幾秒鐘以後，樓梯吱吱嘎嘎的聲音表示那些新來的人們已經做完了他們的工作，無論那工作是什麼，他們正在離開那間屋子。門又重新關上了，先前的寂靜又恢復了。

另外的五分鐘又過去了，這醫生剛剛決定要把這所房子探查一下，要尋找一個他可以把他的任務告訴出來的人，這時門開了，他底昨天晚上上的客人招呼他向前走去，她恰好穿着和晚上同樣的服裝，而幕和先前一樣地低垂着。她身體底奇特的高度，和她一言不發的環境聯結起來，有片刻的時間使那醫生想她可能是一個男扮女裝的人。可是從那張面幕底下發出來的唏噓、她整個身體底悲哀的痠瘁的態度，立即顯露出這種懷疑的荒謬了，於是他匆忙地跟隨着。

那女人領着路上樓到一間靠前的屋子里，在門那兒停下來，讓他先走進去。那間屋

子設備得很簡陋，有一個古舊的杉木箱子，幾把椅子，一個沒有掛幕，也沒有床欄的架床，在上面蓋着一張補了的被單。從那張他在外面所注意到的窗帘透進來的朦朧的光線，使屋子裏的東西那末模糊不清，並且把那末一致的一種色彩傳達到所有的物件上面，因此，當那個女人狂暴地衝過了他底身邊，並且跪在床邊的時候，在起初他沒有認清那件他底目光立刻就停在那上面的東西。

一個人體伸展在床上，僵硬而不動，緊密地包在一張麻布的單子里，蓋着毯子，除掉纏過了頭與頰下的一條繃帶之外，頭部與面部沒有蓋什麼東西。眼睛是閉着的。左臂沉重地放在床上，那個女人拿着那隻一點不動的手。

醫生輕輕地把那女人推開了，然後把那隻手放在手里。

「天啊！」他驚叫着，讓那隻手不自主地落下了——「這人死啦！」

那女人吃驚地站起來，並且把她的手拍在一起。「呀，別那末說吧，先生，」她驚叫着，感情暴發得幾乎到了瘋狂的程度。「呀，別那末說吧，先生！我是忍受不了的！從前，有些人們曾經被醫治活了，那時，醫術不良的人們却已經放棄了他們，認為沒有希望了；人們曾經死去，可是他們或許會復原的，如果採用了合適的方法的話。先生，別讓他躺在這兒，一點也不救他吧！就是此刻里他底生命可能正在消逝着。千萬試試吧

先生，務必試試吧！」——而且當她講話的時候，她匆忙地首先摩擦着在她前面的那隻無知覺的屍體的前額，然後摩擦她的胸部，之後便拍着那雙冰冷的手，當她鬆開那雙手的時候，他們便無精打彩地沉重地落到被單上去了。

「那是沒有用的了，太太，」當那醫生把他的手從那屍體的胸部拿下去的時候，他撫慰地說。「停下——把窗簾拉開！」

「爲什麼？」那女人說，站了起來。

「把窗簾拉開！」那醫生用激動的聲音重複着。

「我故意使屋子陰暗些，」當他起身去拉窗簾的時候，那女人橫在他面前說。——「啊，先生，可憐我吧！假如那不會有用的話，而且他真是死了的話，除了我底眼睛之外，別把那屍體展露在其他人的眼睛里吧！」

「這人並不是壽終正寢的，他死得很凶，」那醫生說。「我是一定得看看那屍體！」他用那末突然的動作扯開了窗簾，那女人因此不曉得他已經從她身邊溜過去了，他使全部陽光都透進來，然後便回轉到床邊去。

「這中間有過強暴的舉動，」他指着屍體說，專心地注視着他的臉，那張面幕現在從那張臉上第一次被拿開了。在片刻的激動之後，那女人已經把她底女帽和面幕拋開了，

現在她站着用她的眼睛注視着他。她的臉相是一個大約有五十歲的老婦人，她以前是很美麗的。悲哀與哭泣在那臉上已經留下了一些痕跡；沒有悲哀與哭泣底幫助，時光本身是不會產生出這些痕跡的；她的臉是慘白的；她底嘴唇有一種神經質的歪扭的動靜，她的眼睛里有一種不自然的活力，這一些都過於顯明地表示着她尸肉體與精神的力量在悲傷的積累之下，已經差不多消失完了。

「這中間有過強暴的舉動，」那醫生眼睛繼續搜索地說。

「確實有過！」那女人回答說。

「這人已經被謀害了。」

「那，我喊上帝作見證，他是毫無憐憫地，不人道地被謀害了。」那女人狂熱地說。

「被誰謀害的呢？」那醫生抓住她的手臂說。

「看一看那些劊子手的痕跡，然後再問我吧！」她回答說。

醫生向着床把他的臉轉去，然後對着現在完全處在從窗子透進來的光綫中的屍體轉下了腰。那喉頭是腫脹着的，一條鉛黑色的痕跡繞着它成個圓形。事情的真相突然閃現在他心上了。

「這人是今天早晨被絞死的！」他驚叫着，顫抖地轉過身去。

「是的，」那女人回答說，眼睛冷淡地無表情地注視着。

「他是誰呀？」醫生又問着。

「我的兒子，」那女人回答說，於是不省人事地倒在他腳下了。

那是實情：一個夥伴，和他自己同樣地犯罪，因為沒有證據，已經被釋放了；可是這人却被判了死刑，並且被執行處死了，在這樣遙遠的年代里，來敘述這案情，一定是必要的，而且會給依然活着的人們一些痛苦。這樣的歷史是每天都發生的。那個母親是一個沒有金錢和朋友的寡婦，並且曾經拒絕了因為她的孤兒而賜予他們的日用品。那個孩子一點也不關心她底禱告，並且忘掉了她曾經爲他忍受的苦難——她一向不斷地爲他焦慮着，並且甘心在身體上忍受饑餓——他早已經投進一種犯罪與放蕩的行爲中了。而這便是結果：他自己死在絞刑吏的手下，和他母親 恥辱，與不可醫治的瘋狂。

在這件事發生了許多年之後，當賺錢的勤勉的職業會使許多人忘掉了那樣的一個悲慘的存在的時候，那青年醫生却在每一天都來看望那個沒有罪過的瘋婦；而他不僅用他底希望與善言安慰她，並且爲着使她愉快，使她能活下去，他毫不吝嗇地給她錢用，減輕她境遇的困難。在她死前的短促的回憶與意識之中，一種爲了他底幸福與平安的，最

熱切的禱告從這個貧苦無助的生物底脣間發出了。那禱告飛揚到天上，而且被聽到了。他所給予的幸福已經千百倍地得到補償了；但是，在自從那時以來便聚集在他身上的，他那末好地贏得的品位與事業的一切榮譽之中，比起和那一張黑面幕相聯的追憶來，他不能夠有更使他快樂的追憶了。

註：勃克，原名 William 英愛丁燧人，因謀殺而被處死刑。因此「勃克」一字遂形成，意即謀殺一人後，略加傷痕，然後賣之使供解剖之用。——譯者。

## 酒 徒 之 死

我們敢說，許多人都經常地每天走過倫敦的某一些擁擠的大街。很少有一個這樣的人，在他所遇到的「只識其面」的人們之間，不能夠想到有些人底面貌是沮喪而悽慘的。他記得曾經在一種不同的情況中看見過他們；他已經看到了他們差不多不可覺察地墮落而又墮落，而最後當他走過去的時候，那些人們底赤貧而襤褸的外貌使強烈而痛苦地使他感動着，有許多人在社會上已經接觸了很多，或者是他底職業在某一個時期里曾使他混入到許多人中間去；對於這樣的一個人，當一個衣不蔽體的骯髒的境遇悲慘的人，如今帶着疾病與貧窮底一切的污穢緩慢地走過他的時候，他不能夠回想到一個值得尊敬的商人或是店員，或是一個有好的前程與小康之產的，就某種賺錢的職業的人，在過去曾經從他身邊經過的那段時間麼？在我們的任何一個讀者從他日常相識的許多人的名字之中不能夠回想到某一個墮落的人，這人在飢餓的悲慘中正徘徊在舖路上——從他那兒，每個人都冷淡地走開，而且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如何從極度的凍餒之中留下了他 生命；



我們是任何一個讀者不能夠回想到這一樣的個人麼？唉！那些情形是發生得太平常了。以至於在任何人的經驗中他們都不能算做稀有的事；但是那些情形却常常都是由於一種原因而引起的——那就是酗酒——那一種慢性的必然的狂烈的中毒跨越了每一種其他的顧慮；它驅使它的犧牲者拋棄了妻子，兒女，朋友，幸福與職責，並且瘋狂地趕着他走向墮落與死亡去。

一些這樣的人們已經被不幸與貧窮逼迫到那使他們墮落的敗德中去了。塵世希望的破滅，他們所愛的那些人底死亡，逐漸毀壞着機體却又不使心臟破裂的憂愁，已經驅使他們狂亂了；因此他們呈現出一種瘋人底可怕的景況，憑他們自己的手慢慢扼死自己。但是大部份的人却是執拗地睜着眼睛投進這個深坑中，在那深坑的邊緣上，那人一旦投到里面去，便永遠不再起來了，但却更深更深地沉落到內部去，直到沒有一點恢復的希望為止。

像這樣的人在過去曾經站在他垂死的妻子底床邊，其時他底幼兒在周圍匍匐着，悲哀的高聲的哭喊混合着他們天真的祈禱。屋子設置得簡陋而且寒儉；而只須向那慘白的，生命的光輝正從那兒很快地消逝着的形體一看，便會理解到悲哀，貧苦與焦慮已經在許多困苦的歲月中便勞碌在那顆心上了。一個年老的女人，她的臉浸在淚水中，正把

那個垂死的女人——她底女兒——底頭架在她的手臂上。可是那灰白色的面孔並不是鬆着她，而那些冰涼的顫抖着的手指緊握着的也不是她底手；那雙手抓緊那個丈夫的手臂；那雙那末快就要在死亡中閉起了的目光落在他的臉上，於是在他們的凝視之下，那個男人便顫抖着了。他底衣服骯髒而且凌亂，他的臉浮腫着，他的眼睛血紅而且呆鈍，他是從一種狂放的荒唐的行爲中被喚到憂愁與死亡底床邊來的。

在床邊一盞燈把一層昏暗的光投射在周圍人們的身上，而把屋子的其餘部份都遺留在濃重而幽深的黯影里。在屋子外面，夜的寂靜瀰漫着，屋子里充滿着死亡的沉悶。一隻錶懸在壁爐架上，牠低沉的滴嗒是打破那悠深的靜謐的唯一的聲音，然而那是一種嚴酷的聲音，因為聽着牠的人們知道得很清楚，在它記錄着另一小時逝去之前，它就要敲出一個離開人世的靈魂的喪鐘了。

守候死亡的來到；曉得希望是沒有了；而復甦是不可能的；並且經過過長漫長的黑夜——那一種只有守在病榻之旁的人才會理解的黑夜，坐着計算那些淒涼的時光；……這一切簡直是怕人的事。聽着那個在你面前的昏迷而無望的人所傾吐的祕密——那些好多年來沒有出口的隱諱的內心中最親切的祕密——想着當發昏與譫語最後把那一張假面具撕下去的時候，整個一生底隱諱與機警是多末毫無所用，這一切簡直會使你的血冰冷

的。許多離奇的故事都在垂死的人底昏迷中被吐露着——是一些那末充滿着罪惡與犯罪的故事，以至於站在病榻旁邊的人們都會經由於恐怖而遁去，否則由於他們所聽到的，所看到的事情，恐怕他們要被嚇得發瘋的；因此許多這樣可憐的人都孤獨地死去，胡謔地講着一些事情，就是那些事情的名目，已經會把一個最大胆的人驅趕開了。

但是那種謔語在孩童們匍匐着的床邊是聽不見的。他們半塞的嘴嚙與哀哭孤獨地打破室中的岑靜。而當最後那母親的手鬆開了的時候，當她從孩童那兒轉過頭去看着父親的時候，她茫然地想說什麼，於是頭部朝後又躺在枕頭上去了，一切都那末安靜，因此她彷彿沉入睡眠中了。他們彎着腰看她；他們呼喊她的名字，起初聲音是輕柔的，以後却變成高聲的絕望的尖厲的了。但是却沒有回答。他們靜聽着她底呼吸，但是沒有聲響返來，他們撫摩那顆心，跳動，但是沒有一點微弱的震跳回答那個撫摩。那顆心是破裂了，她死了！

那個丈夫沉落進牀邊的一隻椅子上，他的手緊抓着他灼熱的前額。他從這個孩子的臉注視另一個孩子的臉上，而當那含淚的眼睛碰着他底的時候，在牠們的注視之下他便沮喪着了。沒有安慰的語言在他耳邊囁囁，沒有慈祥的面孔閃露在他臉前。一切都躲避他，而且在他前面隱退去了，而最後這個髑髏夫從屋子蹣跚地出去的時候，沒有人想去跟

隨他或是安慰他。

那時候正該是當許多朋友已經在他底苦痛中圍着他擁擠的時候，也該是許多弔慰的言詞已經在他底悲哀中向他訴說的時候了。可是現在他們到那兒去了呢？朋友，親戚，即使是最熟悉的隣里，一個一個地都已經遠去，遺棄了這一個酒徒了。只有他，妻子曾經在禍福與貧病之中親近着他，可是他怎樣報答了她呢？他是在來看她死去的時間里，從酒館里昏迷地搖幌地走到她底床邊的。

他從房子里衝出去，很快地穿過大街。悔恨，恐懼，羞恥，所有這一切都擁塞在他底心上。因為吃酒他已經昏迷了，並且因為他方才所目觀的景象而變得狂亂了，可是他却又走進了那一所就在片刻之前他離開的酒館。一杯接着一杯地喝着。他的血湧着，他的頭腦迴旋着，死！每個人都得死的，那末「她」爲什麼不呢？她對於他是太善良了，他底親戚曾經時常那樣告訴過他。咒詛他們！他們不是已經遺棄了他，而且把她扔在家庭哀度日麼？不消說——她是死了，但是她或許是快樂的。事實上這還比較好些。另一杯——再一杯！哈！當這樣繼續下去的時候，那才是一種快樂的生活呢；因此他要儘情地享受。

時光却進行着；留給他的三個孩子長大了，而且不再是孩子了。父親却依然如故！

越加貧窮，越加褻褻，面貌也越加放蕩了，但却依然是一個執拗的不可救藥的酒徒。男孩子們很久以來便在街上野跑着了；只有那個女孩子留在家裏勤勞地操作着，罵詈與踢打時常能够使他獲得到酒館去的費用。因此他便繼續着和從前一般的生活，他是過得很快樂的。

一天夜里，當十點鐘的時候——因為那女孩子已經病了好多天了，結果便沒有一點錢供給他在酒館中用——他底脚步朝家走去，自己想如果他要使她能夠賺錢的話，最好還是去請一請那個教區醫生，或者無論如何，要麻煩一下去問問她到底是什麼病，這件事直到如今他還沒有想到是值得他做的。那是一個陰濕的十二月的夜；風吹颯着尖厲的寒氣，雨沉重地落着。從一個路人那兒，他乞討來幾枚半辨士，在買了一小片麵包之後，（因為如果他能夠，使那女孩子活着是於他有好處的。）他便憑着風雨容許他那末快地拖着步子向前走着。

在福利特街後面，和介在這條街與河邊之間的是幾所破蔽而窄狹的院落，他們構成了托鉢僧的一部份住區；他的步子就是朝着這些院落中間的一所走着。

他所窺入的巷弄，因為污穢與貧窮，是很可以和這一個古來的聖地在牠最骯髒，最無法無天的時代的最黑暗角落相競爭的。那些房舍，高度從兩層到四層不等，被塗着

每種不可描寫的色調，那些色調是長久在氣候中的曝露，潮濕與腐朽所能把牠們加在本來便是由最粗糙的最劣等的木料構成的住屋上的；窗子用紙補綴着；塞着最不乾淨的破布；房門正從樞軸上脫落着；在上面晾衣服的繫着繩索的竿子，從每一個窰榻間搭出來；到處都發出爭吵或是酗酒的聲音。

在院落中心的那盞孤寂的油燈已經熄滅了，或是由於風的猛烈，或是由於某一個居民，他有很好的理由來反對他底寓所被照耀得那末一覽無遺，因此才弄熄了的；落在那條殘破而崎嶇的鋪路上的唯一的光亮，是從那些慘淡的燭光來的，那些燭光到處在那裏比較有錢一點的能夠享受那末貴重的一種奢侈品的居民底屋子里閃爍着。一條溝渠沿着這條巷弄底中心流着，它所有的停滯的氣味，因為雨水都被濺起來了；因為風在這些老舊的房子里呼嘯着，門和百葉窗使在他們的樞軸上吱吱嘎嘎地響着，窗子也在他們的框子里搖着，帶着一種每一個時刻都彷彿要毀壞這整個地方似的狂暴。

我們所談着的走進這個窟穴的人在黑暗中繼續向前走着，有時候跌到那條大的溝渠里去，有時却又跌進一些小的雨水所構成的垃圾貯藏池中去，一直到他達到院落中的最後的那間房子為止。那扇門，或者不如說那扇門所剩下來的東西，爲了許多住宿者的方便半開着；他摸着路走上了那個古老的殘破的樓梯，到達了閣樓的那一層。

就在他距離屏門有一兩步遠的時候，門開了，於是一個女孩子不安地向外偷窺着，地底悽慘的憔悴的容是只能和她用手庶着的臘燭底光相比的。

「是你麼，父親？」女孩子說。

「另外還有誰呢？」那人粗暴地回答說。「你爲什麼發抖呢？今天簡直沒喝夠，沒有錢就沒有酒喝，沒有工作也就沒有錢。他媽的，你這女孩子是怎末一回事啊？」

「我不舒服，父親——很不舒服呢，」那個女孩子流着淚說。

「啊！」那人回答着，用着那種一個不得不承認一件很不愉快的事的人底聲調，對於那件事，如果他能夠，他是寧願閉起眼睛來的。「你無論如何得好起來，因爲我們必得有錢用。你得到教區醫生那兒去，讓他給你一點藥，他們做這件事是拿着錢的，咒罵他們。爲什麼你總是站在門前呢？讓我進去吧，不麼？」

「父親，」那個女孩子小聲說，在她身後把門關起來了，她站在門前，「威廉回來啦！」

「誰？」那人喫驚地說。

「別作聲！」女孩子說，「威廉！威廉哥哥。」

「可是他需要什麼呢？」那人竭力鎮靜地說——「錢呢？肉呢？是酒呢？如果他要

這些東西的話，他可走錯了店門啦。把臘燭給我——把臘燭給我，馱子——我又不是去害他。」他從她底手中把臘燭搶過來，然後便走進屋子去了。

那是一個大約有廿二歲的青年，他坐在一隻舊的箱子上，將頭部擊在手里，眼睛凝視在爐中潛燒着的一堆微小的殘燼上。他寒倉地穿着一件舊的粗布短衣和一條長褲子。當他父親進來的時候，他便吃驚地站了起來。

「把門門起來，瑪麗，」那個青年人匆促地說——「把門門起來。你的樣子就好像你不認識我似的，父親。自從你從家里把我趕開，已經很久了，你或許會把我忘記了吧。」

「可是現在，你到這兒來要些什麼呢？」父親說，在火爐的對面坐在一隻凳子上。「現在，你到這兒來要些什麼呢？」

「要一個躲藏的地方，」兒子回答着。「人們正在拘捕我，那就夠了。如果我被捉到了，我要受絞刑的；的確是那樣。除非我留在這里，不然我要被捉到的；那也是實情。事情就是這樣。」

「那末你是說，你已經搶劫了或是殺人了麼？」父親說。

「是的，我搶劫並且殺了人了，」兒子回答說。「那很使你驚奇麼，父親？」他叫



不轉睛地看着父親底臉，但是父親却把目光轉回來落在地上。

「你的兄弟們在那裏呢？」他在長久的停頓之後說。

「他們在那永遠也不會打擾你的地方了，」兒子回答說：「約翰到美國去了，亨利死啦！」

「死啦！」那個父親戰慄地說；那種戰慄，是連他自己也不能說明的。

「死啦，」那個青年人回答說。「他死在我的懷中——像一條狗似的，被一個看守人打死了。他蹣跚地走回來，我抓住了他，他底血流在我的手上。那血像水一般地從他底胸部傾倒出來。他是虛弱的，因此那情形使他失明了，可是他却在草地上跪了下來，並且向上帝禱告說：如果他的母親在天上的話，願望『他』會聽到她爲她底最小的兒子請求原宥的祈禱。『我是她最寵愛的孩子，威兒（威廉之暱稱，譯者註。），』他說，『現在想到那時我還年幼，當她臨死那天，我的心差不多碎了的時候，我跪在床腳下感謝上帝，因爲他曾使我那樣地愛她，以至于向來沒有做出壞事來使她哭泣過，現在想着這些，我是快樂的。噫，威兒，爲什麼她死去，而父親却留下了呢？』這便是他臨死的話，父親，」那個青年人說：「儘你所能的聽着這些吧！在你一陣酒瘋里你打了他一耳光，那天早上我們逃跑了；可是這便是那件事的收場。」

那個女孩子大聲地哭着；那個父親把頭埋在膝蓋上，左右地搖幌着。

「如果我被捉到了，」那個青年人說，「我就要被捉去受審，而且因為謀殺了那個入而受絞刑的。父親，沒有你底幫助，他們是不能夠在這兒找到我的。就我所知，你可以把我報告給司法官的；但是你若不那末辦，我就留在這兒，一直到我能夠冒險逃到外國去的時候。」

整整有兩天他們三個人全都留在那間可憐的屋子里，沒有活動一步。可是在第三天的晚上，那個女孩子的情形比以前更壞了，而且他們所有的一點食物也都光了。他們中的一個必須出去一趟，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事；可是因為那個女孩子過份地虛弱而且病得厲害，因此就在天黑的時候，父親便出門去了。

他給那個女孩拿到一點藥，而且討錢求幫地得到一點毫不值錢的廢物。在他回家的路上，他替人家拉馬賺了六辨士；因此他帶着足夠維持未來兩天的他們最迫切需要的錢向家中走去。他必須經過酒館。他猶豫了片刻，於是走過了這家酒館，可是又回轉來，再猶豫了一次，終於溜進去了。兩個他沒有注意到的人正在守望著。當他底徘徊吸引了他們底注意的時候，他們差不多就要絕望地放棄他們的搜查了；可是當他走進酒館的時候，他們跟隨了他。

「同我喝一杯吧，大爺，」他們中的一個說，獻給他一杯酒。

「也同我喝一杯吧，」另外一個說，當那杯子已經乾了的時候，立刻他又把它斟滿了。

那個人想起了他飢餓的孩子們和他兒子的危險。可是對於一個醉漢，這些事是算不了什麼的。他喝着，于是他底理智離開他了。

「今天夜晚雨水很多呢，華登，」當他在把他的錢喝酒用去一半之後，（也許他女兒的生命便靠着那錢的，）最後轉開去的時候，他們中的一個在他耳邊小聲說。

「我們的朋友藏在這樣的夜里，倒非常合適呢，華登大爺，」另外一個小聲說。

「在這兒坐下吧，」首先發言的那個人說，把他引到一個角落里。「我們一向便在尋找着那個年青的小夥子。我們來告訴他，現在平安無事啦，但是我們不能夠找着他，因為我們還不知道確實的路線。但是那也並不奇怪，因為我以為他自己也不曉得這件事，他什麼時候來到倫敦的呢，他來了麼？」

「不，他沒有來，」那個父親回答着。

那兩個人相互地看了一下。

「有一隻船在碼頭那里，要趁漲潮的時候半夜開船，」第一個發言的人繼續着，「

我們要把他安置在船上。他底船票是用另一個名字買的，比這件事更好的是已經付了錢了。我們遇見你是真幸運啊。」

「非常幸運呢，」第二個人說。

「了不起的運氣，」第一個人說，向他底夥伴使着眼風。

「妙極了，」第二個人說，以心傳心地輕微地點着頭。

「這兒再來一杯；快一點兒，」第一個人說，于是在五分鐘以後，那個父親已經不知不覺地便把他底兒子送到絞刑吏的手中去了。

當那兩個兄妹在他們侷促的藏身之處，焦燥的疑慮地諦聽着那最輕微的脚步的時候，時間迂緩而沉重地走着。最後，一種沉重的脚步声被他們聽到踏在樓梯上了，它更走近了；它走近了梯頂；於是那個父親蹣跚地走進屋子裡。

那個女孩子曉得他醉了，於是手中拿着臘燭上前去迎接他；她突然地停下來，發出高聲的尖叫，於是便不省人事地昏倒在地板上了。她已經看到了一個人底映在地板上的黑影。他們兩個衝了進來，在片刻之後，那青年便成了一個囚犯，而且被帶上手銬了。

「倒做得很安靜，」其中的一個人向他底夥伴說，「感謝那位老頭兒。把那個女孩子抬起來吧，湯姆——來呀 來呀，年青的女人家，哭是沒有用的。現在一切都完結

啦，沒有什麼辦法。」

那個青年人有片刻的時間彎着身子來就着那個女孩子，然後便兇狠地對着他底父親轉過身去，他的父親正暈眩地靠在牆上，醉態癡癡地注視着這一羣人。

「聽我說，父親，」他用一種使醉漢毛骨悚然的聲調說，「我哥哥的殺身之禍和我的殺身之禍都遭在你的手里：從你那里，不管活着或是死去，我從來也未曾得到慈和的臉色、話語或是關心，我是永遠也不會饒恕你的。當你將來死去，甚且不問你如何死去，我底陰魂總要跟着你。現在我像一個死人一般地對你講話，我警告你，父親，毫無疑問地有一天你得站在你底造物主之前，也那末毫無疑問地你底孩子們也耍在那兒聯合地要求着對你的審判。」他用一種威嚇的姿態舉起他底帶着鏢鏽的手來，眼睛盯着他底畏縮的父親，然後慢慢地離開了屋子；于是在坟墓的這一邊，他底父親和他底妹妹便永遠不再看見他了。

當冬天早晨底朦朧的帶着霧靄的陽光穿過窄狹的天井，然後透進那個陰慘的屋子底污穢的窗子的時候，華登從他底沉睡中醒來了，可是却發現只有他自己在屋子里。他起身在他周圍看着；地板上那張舊的毛屑織成的褥子並沒有被移動；每一件東西都恰像他所記得的最後的印象一樣；除了他自己在夜間曾佔據了這房間之外，沒有任何人的痕跡

他詢問了其他的寄宿人和隣人；但是沒有人曾經看見過她或是聽到過她。他在街上亂走着，而且用焦燥的目光偵查着在聚集的人羣里的每一張可憐的面孔。但是他底查詢是沒有結果的，於是當夜晚來到的時候，他孤單而疲乏地回到他的閣樓去了。

有好多天他都在這樣的情形中過着日子，但是他沒有遇到他的女兒，也沒她的消息來到他底耳邊。最後他認爲這種追尋是無望的了。已經很久他就想到她會離開他，企圖在另外的地方安安靜靜地自己謀生。終于她丟開他孤獨地挨着餓了。他咬着牙齒，並且咒罵着她！

他沿門挨戶地乞討着。他向人們講他的身世，他能夠從那些人們憐憫或是輕信里所統取得的每一枚半辨士都照舊地用去了。一年在他底頭上過去了；有好多個月，監獄的房頂是曾經庇護他唯一的地方。他睡在拱道的下面，在磚瓦場里——任何一塊有一點溫暖或是能夠躲避寒冷與風雨的地方。但是在貧窮、疾病與無家可歸的最後時期里，他依然是一個酒徒。

最後，在一個嚴寒的夜里，他衰弱而害病地倒在一家門前的石階上了。荒唐與放蕩底早熟的衰朽已經侵蝕到他底骨骼里去。他的面頰是凹下的，鉛灰色的；他的眼睛深陷着；而他們底視力是矇矓的。他底腿子在他底體重之下抖着，一種寒慄透過了他的每一

條四肢。

如今在那些放蕩的生活中長久被遺忘了的景像雜亂而牢固地擁擠在他底心上了。他想起了他曾經有一個家——一個愉快的、歡樂的家——的時候，並且也想起了居住在那個家里的，在那時聚集在他周圍的人們，直到他底年長的孩子們彷彿從墳墓里起來，站在他底左右爲止——而且他們是那末地真切，那末地明顯而且清晰，因此他竟好像能夠撫摩他們一樣。他很久以來已經忘却了的面孔又一次地注視着他，很久以來便沉寂在死亡中的聲音像鄉村的鐘底音樂一樣在他耳邊響着。不過這只是在剎那中如此。雨沉重地落在他底身上；寒冷與飢餓又一次地在他底心上嚙着。

他站了起來，拖着 he 衰弱的身體向前走了幾步。街上是寂靜而空虛的；在那個夜深的时间里過路的幾個行人匆忙的向前走着，他底戰慄的聲音消失在猛烈的暴風雨中了。那種強烈的寒顫又透進他底軀體里，于是他底血液便彷彿因爲寒顫而停住了似的。他在一一個突出的門道里把身體蜷曲着，打算睡去。

但是睡眠已經從他底無光的呆滯的眼睛上逝去了。他底思緒離奇地紛亂着，但是他沒有昏迷，而是有意識的。他所熟悉的酒醉的歡笑在他耳邊響着，酒杯正在他唇邊，桌子上滿佈着豐富的上等食品——牠們都在他眼前：他能全部地看到牠們，他只要伸出

手，便拿了牠們——可是，雖然這種幻像本身是活靈活現的，他却知道他正孤獨地坐在一條荒涼的街里，凝望着雨滴拍打着街石；他知道死亡正一寸一寸地走近了他——並且也知道沒有一個人來照顧他，或是幫助他。

突然在極度的恐怖里他震駭了起來。他聽見了他自己的聲音呼叫在夜空中，他不曉得是什麼樣的或是爲了什麼。聽吧！一聲呻喚！——又一聲！他底知覺開始離開他了；講了一半的不連貫的話語從他底唇部暴發出來；他的手想撕扯他的皮肉。他在瘋狂着，他尖聲地呼喊救命，直到他叫不出聲音爲止。

他抬起了頭，看着那條長的陰鬱的街。他想起了像他自己一樣的，日夜徘徊在那些可怕的街里的流浪人，有時因爲他們自己的孤單而神經錯亂起來。他記得在許多年以前曾經聽說過一個無家可歸的可憐的人有一回被發現在一個孤寂的角落裏，磨着一把生鏽的就要拿來插進自己底心臟里的刀子，他寧可死去，也不願意那一種無休止的，疲倦的到處的流浪。片刻之後，他下定了決心，他的四肢于是得到了一種新的力量；他很快地從那里向前跑着，也不停下來喘一口氣。一直到他跑到了河邊。

他輕輕地爬下了從滑鐵盧橋的起點通到水面的那一條陡的石梯。他蹲伏在一個角落裏；當巡邏兵走過來的時候，他連氣都不敢喘。囚徒底心向來也沒有因爲對於生命與自



由的希望而像這個可憐的人底心，在他看到死亡的景像時，那末一半急切地跳着；看守人很接近地從他身邊走過去；但是他仍然沒有被看見；於是等那脚步聲已經在遠處消失以後，他便小心地向下面走去，並且站在作爲從河中的登岸處的陰黯的拱門之下了。

潮漲着，河水在他底脚下流着。雨止了，風也不靜了，這時候，一切都寂靜而安謐——那末安謐，以至于在對岸的最輕微的聲音，即使是輕拍着停泊在那兒的駁船上的水聲，他都聽得很清晰。河水疲倦而遲緩地偷偷地向前流着。離奇的空幻的形狀在水面上出現了，而且招呼他向前去；黑色的閃光的眼晴從水上窺視着，並且彷彿嘲笑他底猶豫一般，同時一些在他身後的空洞的喃喃聲催促他向前衝去。他向後面退了幾步，於是飽了一段，不顧一切地一跳，便投進河里去了。

不到五秒鐘他便在水面上出現了——但是在這末短促的時間里，在他全部的思想與情感中，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了啊！活下去——在任何情形中，任何貧窮，悲愁與凍餒之中活下去——除了死，怎樣都可以。他和那淹沒到他頭上的水搏鬥着，掙扎着，而且在一種恐怖的痛苦中尖聲叫着。他自己的兒子的呢罵在他耳朵里響着。那河岸——離開乾地不過一呎遠——他差不多能夠碰到那段石塔。再走近一手掌那末寬，他便會得救了——可是在那隻橋底拱形建築之下，潮水沖着他向前，于是他沉到河底去了。

他又浮上來一次，掙扎着求活。有片刻的時光——極短促的片刻的時光——岸上的建築物，激流捲着他經過的那隻橋上的燈光，渾濁的波濤與飛奔的流雲，都清楚地可以被牠看得見——他再一次地沉下去，再一次地浮上來。在他眼前發光的火燄從地上爆裂到天上，而且旋轉着，同時潮水在他底耳朵里雷鳴一般地響着，終于以它狂吼怒的叫使他人事不知了。

一星期之後，那屍體在這條河下游幾哩路的地方被冲到岸上去，已經是腫脹的不成形的一團了。沒有人前來辨認它，也沒有人哀憐，人們把它送進了坟墓；于是在那里，很久以前它便腐爛掉了！

## 街燈夫

「先生們，倘若你們聽到莫非和佛朗西斯穆爾的話，」作主席的街燈夫說：「我的意思是：比起湯姆格里來，他們兩個是誰都不和星宿有什麼關係的。」

「可是他又和他們有什麼關係呢？」執行副主席職務的街燈夫問着。

「沒有什麼，」那另一個回答着；「的確並沒有什麼。」

「那末你的意思是說你不相信莫非麼？」把這一場爭論展開了的街燈夫問着。

「我的意思是說我相信湯姆格里，」主席回答道。「無論我相信莫非與否，是在我和我的良心間的一件事，無論莫非相信他自己與否，是在他和他的良心間的一件事。先生們，我乾一杯祝你們健康。」

這一個向夥伴們致敬的街燈夫坐在一家酒館里靠近壁爐的一個角落里，這一家酒館，在許久以前便作了「街燈夫雇待所」了。他坐在圍成一圈的許多街燈夫中間，他是會長，或者說是這一夥人的頭目。

假若我們任何讀者曾經有過觀看一場街燈夫葬儀的好運，他們是不會驚異的：當他們理解到街燈夫是一種奇特而原始的人們；他們嚴格地遵守那些自從第一盞街燈在門外點起以來便由父親到兒子承繼于他們之間的古老的儀式與風俗；他們相互婚媾，他們許配他們底還在兒童時期的子女；他們並不加入什麼陰謀與叛亂；（因為誰聽說過一個心懷二志的街燈夫呢？）他們也不犯違反國法的罪；（簡直沒有一個圖財害命的街燈夫的例子）。一句話，儘管他們有着明顯地輕浮多變的性格，他們却是道德高尚的能反省的人們；在他們中間，有着和猶太人一般多的傳統規約，而作為一個團體，如果不像山那末古老，也該像大街那末古老的。閃耀在最初街燈中的，屬於真正文化的，最初的暗淡的微光，由于公眾的代價才繼續下來，這是他們信條中的一款。他們依照異教神話的直系，追溯他們的存在與在公共評價中的優越地位；並且主張着普洛米脩士本人的歷史只不過是一個快樂的傳說而已，而真正的英雄却是一個街燈夫。

「先生們，」作主席的街燈夫說，「我乾一杯祝你們健康。」

「也許，先生，」副主席說，舉起他的杯子，從他的位置上略微站起來一點，然後又坐下去，表示他領受並且答謝了那個敬意，「也許更委屈你一點，要你告訴我們湯姆·格里到是誰，並且他怎末在你頭腦中和佛朗西斯·穆爾醫生關聯起來了呢。」

「聽着，聽着，聽着！」街燈夫們一致喊着。

「先生們，」主席說，「湯姆格里是我們中的一個；可是不像我們這一行中的一般人那樣，在他身上却有一種特殊的模樣。」

「他的頭麼？」副主席說。

「不，」主席答道，「不是他的頭。」

「他的臉麼，或許是？」副主席說，「不，不是他的臉。」「他的腿麼？」「不，不是他的腿。」「也不是他的胳膊，不是他的手，不是他的腳，不是他的胸脯，關於這一切都個別地被提到了。」

「他的誕生麼，也許是？」

「就是他的誕生，」主席說，聽到了這個提示，從他深思的態度里醒轉來。「他的誕生。先生們，那就是湯姆所有的特殊模樣。」

「是生在灰泥里麼？」副主席問着。

「我不十分知道情形如何，」主席回答說。「不過我想是的。」

談到這兒他停了下來，就好像那就是他要說的一切似的；于是在這羣人中間，便起了一陣亂哄哄的聲音，最後這亂哄哄的聲音化成一個請求：由副主席把這請求傳達給主

席——請他繼續講下去。這恰好是主席所要求的，他沉思了片刻，表現了那種大家稱作「潤一潤喉嚨」的令人愉快的禮貌，於是這樣接下去說：

「先生們，湯姆格里，我已經說過了，是我們中的一個；我可以更進一步說，他是一個爲我們增光的人，並且是那末一個，只有在油與棉花的善良的舊時代才能夠出現的人。先生們，湯姆底家屬全是些街燈夫。」

「我想，女人們該不是吧？」副主席問着。

「對於那種工作，她們倒也滿有能力的。先生，」主席接着說，「若不是因爲社會上的偏見的話，她們會作了街燈夫的。讓女人得到她們底權利吧，先生，那末湯姆家中女性，她們的每個人都會掌管這項職務的。但是那一種解放還沒有到來，在那時也沒有，結果她們就把她們自己局限在家庭的內部里，作飯，補衣服，照管孩子，安慰丈夫，總管着家務。先生們，婦人家被圈在諸如此類的活動範圍中，那是一件很難堪的事，很難堪的。」

「先生們，湯姆的舅父曾經是我底知己之交，從他的左右，我湊巧知道了湯姆底一切。他的（湯姆舅父的，）命運是悲慘的。煤氣使他送了命。當人們開始談到煤氣的時候，他笑着。他並不是發怒。他嘲笑人類天性上的輕信。他說道：『他們也許同樣會說

到把永久繼續着的螢火蟲安置在一起呢！」然後他又笑着，一半是因爲他的談諧，一半是嘲笑可憐的人類。

「可是日子久了，事情得到根據了，人們作了實驗，結果他們把保爾冒爾區照亮了。湯姆的舅父去看了那煤氣燈。我聽說那天夜里因爲衰弱，他從梯子上跌下來十四次，並且若不是他最後一次正跌進一輛恰好從他身傍走過的手車里，而這手車又很仁慈地把他送回家的話，他一定會繼續跌交，一直到把自己跌死的。湯姆的舅父昏迷地嘟囔着：『在這中間，我早預料到了，』那時他正倒在床上。他說：『在這中間，我早預料到我們的失業了。不會在白天里再去擦街燈去了，當你覺得高興的時候，也再不會在那些男帽或是女帽上濺個把油星了。任何一個矮個子都能點一盞煤氣燈了。一切都完啦。』在這種心情之中，他呈請政府要——先生們，我不曉得那個詞兒——你們把他們給那些人們的，到頭來誰都清楚那些人們並沒有什麼用處，可是沒做事却也得到了很多錢，你們把那叫做什麼呢？」

「酬勞金？」副主席提示說。

「對啦，」主席說。「酬勞金。可是他們並沒有給他，於是他一下子愛起他的鄉村來了，並且到處走着說煤氣是對他的故鄉的致命的打擊，說那是地痞們永遠破壞農

村，毀滅油棉貿易的一種陰謀，說鯨魚都要偷偷地自殺，由於非常地怨恨着和苦惱着他們不再被捕獲了。最後他澈頭澈尾地瘋了；把他的烟斗喊做煤氣導管；認爲他的眼淚是燈油；並且繼續說着一切諸如此類的胡言亂語，一直到一天夜里在聖馬丁巷的一隻銹燈柱上他吊死了，而這便是「他」的收場。

「先生們，湯姆很愛他身父，可是他却活下來了。在他的墓前他哭了一場，喝得爛醉，而且在那天晚上在拘留所里作了一番葬禮講演，因此在早上被罰了五先令。有些人們並不因爲這樣的事而生活得壞些。湯姆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就在那天下午他到一個新的點燈區繼續工作；他的頭腦是清醒的，一點也不發熱，正如同馬太長老本身一樣。

「先生們，湯姆新的工作區是——我不能確切地說在那兒，因爲他向來也沒有說到這件事；但是我知道那是在城市里比較安靜的一個區域里，在那兒有許多古怪的老式房屋。我總以爲那一定是在伊斯林頓靠近坎農布里塔的某些地方，可是那倒是一個意見的事實。不管是那兒，總之他去工作了，帶着一個嶄新的梯子，戴着一頂白呢帽，穿一套棕色荷蘭麻布短裝，一條藍色頸巾，在鈕孔里還有一枝盛開的重瓣香羅花。湯姆的相貌總是文雅的，並且我曾經聽到最好的鑑識家說過假如那天下午他把梯子留在家里的話，你們或許會以爲他是一個貴族呢。」



「他總是愉快的，湯姆就是那樣，並且是那末一個會唱的人，如果人們鼓勵天賦的才能，他一定會去表演歌劇的。他正在梯子上點起他該點的第一盞燈，在一種易于想像而不易于描寫的態度中自己哼唱着，這時他聽見時鐘敲了五下，突然他看見一個老紳士，手上拿着一隻望遠鏡，推開了窗子，非常費力地注視着他。」

「湯姆並不曉得這位老紳士正在轉着什麼念頭。他以為很可能他在心里說：『這是一個新的街燈夫——一個好看的年青的傢伙——我要請他吃一杯嗎？』想着這是可能的，他便使他自己十分鎮定。假裝着非常留意燈心，斜着眼睛看這個老紳士，彷彿沒有注意他似的。」

「先生們，他是湯姆曾經見過的最離奇的樣子最神秘的一個『老輩人』。他週身懶散地毫不整潔地穿着一件一種被單質料的大袍，頭上戴着同樣質料的便帽，還有一件長的鼓起來的老式背心；沒有背帶和索子，只有很少的幾顆扣子——一句話，沒有一點那些把上流社會容在一起的服飾。憑着這些標記，憑着他沒有刮鬍子，憑着他並不怎末清潔，憑着他臉上的一種不十分清醒的智慧，湯姆知道了他是一個研究科學的老紳士。他時常告訴我如果他能夠想像可能把『皇家學會』全體養成一個人的話，他一定要說這一位老紳士便是他們被養成的化身。」

「這位老紳士把望遠鏡放在眼睛上四下里看着，視線里看不見另外的人，便又盯住湯姆，之後大聲叫着：

「『哈——嘍！』」

「『哈嘍！先生，』湯姆從梯子上說：『再喊一聲吧，若是你發見了的話。』」

「『這兒有一個關於行星的預言的奇特應驗，』老紳士說。

「『是麼？』湯姆說。『我聽到這件事非常快樂。』」

「『青年人，』老紳士說，『你不認識我吧。』」

「『先生，』湯姆說，『我沒有那一份榮幸；可是儘管如此，我非常快樂乾杯祝您健康。』」

「『我測出來了，』老紳士喊着，一點也沒有留意湯姆的這種禮貌——『在星宿里，我測出來了什麼事就要發生。』」

「湯姆感謝了他告訴他這個消息，並且懇求他告訴他在一禮拜之後，在星宿中是否有什麼特殊的事要發生；但是這位老紳士糾正了他，向他解說他在星宿之中測出來了什麼事就要在陸地上發生，並且說他懂得所有的天象。

「『我想人們都該是平安的吧，先生，』湯姆說，——『每個人。』」

「別作聲！」老紳士喊着。「我已經用一種稀有的出奇的成功的參考了卜命書。我是通曉占星學和天文學這兩種大學問的。在我這兒的房子里，我有爲了觀察行星底軌道與運行所用的器械的每種記載。六個月以前，從這些根據，我推演到這種認識：就是在今天下午，時鐘正敲五下的時候，一個生人將出現——就是我年青而可愛的姪女命中注定的丈夫——他實際上屬於顯赫的高貴的胄裔，但是他的誕生却被隱蔽在神祕不明的情形里。不要告訴我，誕生不是那樣。」老紳士說，他是那末急遽地講着以至於他不能很快地把話語吐出來，「因爲我知道得很清楚。」

「先生們，當湯姆聽見他講這一番話的時候，他是那末驚愕，因此他差不多不能站在梯子上，而感覺到必須握住燈柱。關於他底出生，的確有一種祕密。他的母親時常承認這件事。湯姆從來也不曉得誰是他底父親，有些人們甚至於說就連『他』也在疑團之中。」

「當他這樣詫異的時候，那位老紳士離開了窗子，跑到門外來，搖幌着梯子，於是湯姆像一個熟透了的南瓜似的滑落到他底胳膊里了。」

「讓我擁抱你吧，」他說，用胳膊抱住了他，而且差不多把他的舊的床單質料的大袍燒在燬湯的火把上。「你是一個屬於『高貴視座』的人。每一件事情都合攏來證

明我觀察的準確。你在內心中有一種神祕的鼓舞。」他說；「我知道你有一種無聲之言的偉大，啊！」他說。

「『我想我有的，』湯姆說，——湯姆是那些人中的一個——對於任何他們所喜歡的事情，他們是很能夠說服他們自己的——『我時常想我並不是一個人們把我看做的一錢不值的人。』」

「『你是對的，』老紳士喊着，又擁抱了他。『進去吧！我的姪女等着我們呢。』」

「『這位年青的女郎還怪好看的麼，先生？』湯姆很遲疑地說，因為他想她彈鋼琴，懂得法文，而且成就了盡美盡善的一切儀容。

「『她是美麗的！』老紳士喊着，他那忙亂得要命的情形使他弄得週身是汗。『她有文雅的風度，標緻的身段，美妙的聲音，和充滿着生氣和表情的容貌；並且那雙眼睛，』他搓着手說，『就如同一隻受驚的小鹿底一般。』」

「湯姆以為那大概是在他的相識的人們之間所喊着的——『一雙賭博眼；』於是懷着一種美中不足之感，他問這年青的女郎是否有些現款。

「『她有五千鎊，』老紳士喊着。『但是那算得什麼呢？算得什麼呢？不過是你耳朵里的一個字啊。我正在尋求點金石。我差不多已經找到它了——還不太成。它會把每

樣東西都變成金子；那就是它的財產。」

「湯姆當然想它一定會有一大部份財產；於是說若是這位老紳士得到它的時候，他希望他會在家里保管它。」

「『一定地，』他說，『當然啞。五千鎊！五千鎊在我們算什麼呢？五百萬鎊又算什麼呢？』他說。『五百萬鎊又算什麼呢？金錢對於我們會是毫無輕重的。我們將永遠不能夠很快就把它花光了的。』」

「『我們就要實行我們能够做的事，先生。』湯姆說。」

「『我們要，』老紳士說。『你的名字是什麼？』」

「『格里，』湯姆說。」

「老紳士又擁抱了他，擁抱得很緊；並且未容分說，便那末激動地拖他走進房去，因此就像是湯姆也能把火把和梯子一起拿在身邊似的，結果他把他們放在甬道里。」

「先生們，假如湯姆不是在平日因為誠實而出名的話，我想當他說這一切都像一個夢的時候，你們仍然會相信他的。要一個人來發現出是否他真正地睡着或是醒着，除了要些東西來吃之外，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了。先生們，假如他在夢中，那末根據那些食物，他會發覺出他們是沒有味道的。」

「湯姆向這位老紳士說明了他的疑惑，並且說如果他家里有這些肉的話，即刻來將他自己試驗一下便會把他的頭腦寬鬆一下的。老紳士要人拿來一個鹿肉包子，一隻小火腿，和一瓶藏得很久久的馬地拉酒。在吃下第一口包子，喝下第一杯酒的時候，湯姆硬巴打着嘴唇子叫着說：『我暈着——完完全全醒着；』而且，先生們，爲了證明他醒着，他把兩種食品都吃光了。」

「當湯姆吃完了他的飯，（關於這件事，他以後從來也沒有談起而不流淚的。）這位老紳士又擁抱着他說，『高貴的生客——讓我們看望一下我的年青而美麗的姪女去吧。』喝了酒而有些飄飄然的湯姆回答道：『高貴的生客是非常高興的！』聽着這話，老紳士執起他的手，引他走到客廳里；當他開門的時候，高喊着，『這是格里先生，行星的寵兒！』」

「我不打算作一番女性美的描寫，先生們，因爲我們每個人都有最合於他自己趣味

的他本人的模範。在我所正說到的客廳里，有兩個年青的女郎；假如每位先生在場，想像着那是兩個他本人的模範美人在他們的設置里，並且要好意地脩飾他們到至上的完美的話，那末對於他們的非凡的美麗，他將會有一種難以辨識的觀念。

「除了這兩位女郎之外，還有一個他們的侍女，那侍女，在任何其他情形之下，湯

姆會把她看做一個維納絲的；在她身旁，是個高個子的，瘦的，面貌憂愁的青年紳士，一半成人，一半孩子，穿一套在臂部和腿部都太短小的童裝；按照湯姆的比喻來說，樣子就好像一個裁縫舖門邊的一個小臘人似的。他已經長成了，可是却有些頹衰的樣子。且說，這青年人在地上頓着腳，並且兇狠地瞪着湯姆，湯姆也兇狠地看着他——因為，說實話，先牛們，湯姆一半懷疑着當他們走進屋子的時候，他正吻着兩個年青女郎中間的一個；而據湯姆所想，你們留心，那或許是『他』的那個年青的女郎——這件事是令人不愉快的。

「『先生，』湯姆說、『在我們進行之前，請你告訴我這個年青的火蛇 Salamander 是誰好麼？』——先生們，你們知道，因為發怒湯姆把他叫做火蛇，——『這個年青的火蛇會是誰呢？』」

「『格里先生，那是，』老紳士說，『我的小孩子。他被施洗禮命名叫做伽里路伊賽克牛頓福蘭斯泰。別介意吧，他不過是個孩子。』」

「『而且是個很出色的孩子呢，』湯姆說——『仍然在發怒，你們曾想得到的——』關於他的年紀，是又美好又純良，我毫無疑問。你好麼，朋友？』用那種和善的眷顧的話語，湯姆走去拍撫着他的頭，並且從渥特博士的讚美詩中引了兩句關於兒童的詩，那

是他在一個『日曜宗教學校』里學來的。

「由於這個青年人繃起了眉頭，由於那位侍女搖著頭而且尖起了鼻子，由於那兩位年青女郎掉轉了她們底背並且在屋子里的另一端在一起交談來看，很容易理解到除了那位老紳士之外，就沒有人很親切地禮待這位高貴的生客。湯姆的確很清楚地聽到那位侍女談到她底主人，說他不像他自命那樣，並不能辨識星宿、說他不相信他理解星宿中的文字，或者最多他不過認識一個音節的字而已；但是湯姆並不管這些（因為在喝過馬地拉酒之後，他是興高采烈的。）却用一種優美的姿式向年青的女郎們注視着，並且對兩個女郎飛吻着他的手，然後對老紳士說：『到底是那一個呢？』」

「『這一個，』老紳士說，把那個最美的領出來，假如在他們兩個中間，可能說這一個比那一個更美的話——『這就是我底姪女，范妮巴凱小姐。』」

「『假如你允許我，小姐，』湯姆說，『作一個高貴的生客和行星的寵兒的話，我願意引導我自己去作那樣的人。』說着這些話，他極溫柔地吻着那位年青的女郎，然後轉向老紳士，拍着他的背說：『定規在什麼時候呢，老人家？』」

「這位年青的女郎羞得那末厲害，她的唇是那末發抖，因此湯姆確實想着她就要哭了。可是她鎮定了她的情緒，對着老紳士說，『親愛的叔父，雖然你可以絕對處理我的



婚姻和我的財產，雖然這樣處理，在你是一番好意，我請問是否你認爲這不是一個錯誤呢？親愛的叔父，你想，」她說，「這些星宿就一定不錯麼？掃帚星或許把他們推出來不是可能的麼？」

「『星宿不能造成任何錯誤的，』老紳士對那另個年青女郎說，『如果他們遭難的話。愛瑪。』」

「『是啊，爸爸，』她說。

「『就在你的堂妹作格里夫人的同一天，我也要使你和那位天才的穆尼結婚。別違抗——別哭。現在，格里先生，讓我領你到那塊神地，那塊安靜的隱地去吧，在那兒，我底朋友兼夥伴，我方才所說的天才穆尼，就在現在，正探求那將用貴重的金屬使我們致富，而成爲世界之主的發明。來吧，格里先生。』他說。

「『我非常願去，先生，』湯姆回答着；『預祝天才的穆尼好運，我說——爲了他，還不如說爲了我們自身的利益。』懷着這種心情，湯姆又對着女郎們飛吻他的手，然後跟他出去了；心里有一種滿意，因爲當他向後面看的時候，他覺察到他們全體都正在遏止着伽里略伊賽克牛頓福蘭斯泰的手腳，阻攔他追趕並且毆打這位高貴的生客。

「先生們，湯姆未來的岳父握住他的手，在點起一盞小燈之後，引他經過屋子後面

的一個舖着石板的天井，走進了一間大的黑暗的陰鬱的屋子里：里面滿裝着各式的瓶子，天體儀，書籍，望遠鏡，非洲鱷魚，美洲鱷魚，和其他的各種科學儀器。屋子的中央是一個火爐或是一個竈，上面有個湯姆叫做盆子的東西，但是依我的意見那一定是一隻坩鍋，正煮得盛開。在一隻角落里有一個梯子通到房頂上；走上梯子的時候，老紳士指點着用一種耳語的小聲說：

「天文臺。就在現在穆尼先生正在等候我們將走進世界所有財富中的那個最精確的時辰。在那個時辰到來之前，他和我單獨在這安靜的地方，來算算你的命是很必需的。把你出生的日子和時辰寫在這片紙上，其餘的留給我吧。」

「你是說，」湯姆說，按他所聽到的那樣做了，而且把那片紙遞還給他，「我要在這兒等得很久，不是麼？這真是一個可怕的地方呢。」

「別作聲！」老紳士說，「這是聖潔的地方啊！再見！」

「停一會兒，」湯姆說。「你是多末忙啊！那兒大瓶里是什麼呀？」

「那是個生長三個頭的小孩子，」老紳士說；「其他的每件器官却都相稱。」

「因為什麼你不把它丟掉呢？」湯姆說。「你在這兒留着那樣討厭的東西有什麼用呢？」

「『把它去掉！』老紳士喊着。『我們時常在占星術中用着它的。他是一道符咒。』」

「『從他的樣子來看，』湯姆說，『我不會想到這件事。且說，你一定要去麼？』」

「老紳士沒有回答他，但是比先前更匆忙地爬上了梯子。湯姆隨着他的腿看着，直等到他不見了，然後坐下等着；感覺着（他時常那末說）就好像他要做一個共濟會會員似的那末愉快，其時他們正熱着撥火棒。

「先生們，湯姆等得那末久，因此他開始想那時最低限度一定到夜半了，而且感覺到在他一生中從來沒有那末寂寞。他用各種方法來消磨時光，可是時光像是從來也未會走得那末慢似的。首先，他更貼近地看了一番那三個頭的孩子，而且想對於他的父母牠必定是什麼樣的一種安慰。然後他把一隻長的伸向窗外的望遠鏡放在眼睛上看着，但是並沒有看到什麼奇特的東西，因為在另一端正有一個塞子。之後他走到裝在一個玻璃箱子的骷髏前面，那箱子上面貼着籤條：『某君之骷髏——穆尼先生製，』——這使他希望穆尼先生不會有那種不得到他們本人同意而如此處置人們的習慣。最低限度有一百次，他向那一個他們始終正煮着點金石的坩堝里邊看着，懷疑着牠是否差不多被煮成功了

了。「當牠被養成功的時候，湯姆想着，『我要出去買六辨士的鰻魚來，然後把它們都變成金子作第一個試驗。』除此之外，先生們，他決心置一個鄉村私邸和一個花園；並且在花園的一小片地上豎起一英哩長的兩排煤氣燈，在每天晚上帶着一個法國磨光漆的桃花心木的梯子，和兩個穿號衣的僕人在他後面，爲他自己的快樂親自出來把他們點起來。」

「最後，那位老紳士的腿終於出現在通到屋頂上的木梯上了，他慢慢地走下來，同他一道帶來了那個天才的穆尼。先生們，這位穆尼在外貌上比起他的朋友來，是更有科學研究的；而且，照湯姆時常憑着信義與名譽所說的，他在這種不完整的生活中心，有着我們可能理解到的最骯髒的面孔。」

「先生們，你們全都曉得假如一個研究科學的人，對於一些小事不是心不在焉的話，他是沒有什麼好處的。穆尼先生是那末心不在焉，當這位老紳士對他說：『和格里先生握手吧！』他竟把他的腿伸出來了。『格里先生，這個一種心智！』老紳士狂喜地叫着。『這便是徹悟！這便是沉思！別擾亂他，』他說，『因爲這是驚人的。』」

沒有什麼特殊的話說，湯姆不希望去擾亂他；但是他是那末不平常地驚愕，因此老紳士不耐煩了，便決意把穆尼電擊一次使他清醒過來——「因爲，格里先生，你得知

道，」他說，「我們總在預備着一個強烈充電的電池，準備爲這種目的來用。」先生們，靠着這種辦法，這位天才穆尼大叫一聲清醒過來了，他剛剛清醒過來，他和老紳士便憐憫地看着湯姆，而且紛紛地落淚。

「親愛的朋友，」老紳士對那位天才說，「把他準備一下！」

「我說，」湯姆喊着，往後面退去，「別那末辦，你們要知道。請穆尼先生別準備我什麼。」

「啊呀！」老紳士回答着，「你不了解我們。我的朋友，把他底命告訴他吧。我不能夠。」

「在幾番努力之後，天才穆尼提起了聲音，告訴湯姆他的命數已經被仔細地算出來了，就在兩個月後這一天上午九點三十五分二十七又六分之五秒的時候，他就要斷氣。」

「先生們，我讓你們去判斷一下，當萬貫家財的姻緣的前夕，湯姆聽到了這件事會怎樣地感覺。」我想，「他用顫抖的聲音說，『在算這些數目的時候，一定有些錯誤。懇請你再算一次好麼？』——『沒有錯誤，』老紳士回答着，『那是被佛朗西斯穆爾證實了的。這便是兩個月後的明天的預言。』于是他把那一百紙給他看了，在那上面確實有着這一行字：『某大人物之逝世，約當此際或可發生。』」

「格里先生，」老紳士說，「那顯然是你。」

「『非常顯然，』湯姆喊着，陷進一把椅子裏，把一隻手伸給老紳士，另一隻伸給那位天才。『劫數已經永遠落在湯姆士格里的頭上了！』（湯姆士格里即湯姆格里，湯姆 Tom 係湯姆士 Thomas 之俗稱。又劫數爲 The Ork of day 之意譯。）

「聽到這幾句使人感動的話，這位天才又流起淚來了，另外的兩個也把他們的淚水和他的一起交流，——假如我可以用這樣的語句——那就好像一種穆尼公司的啤酒似的。但是老紳士首先恢復了他的理智，而且說這是趕緊進行婚事的唯一的理由，爲着湯姆底高貴血統或許會傳給後代；于是那位天才在他暫時出去的時間中安慰一下格里先生，然後他走開去同他的姪女立即安排那些鬧端的事情去了。

「現在，先生們，一件很特殊的事發生了；當湯姆憂愁地坐在一隻椅子裏，那位天才憂愁地坐在另一隻裏的時候，兩扇門猛烈地被推開了，那兩位年青女郎衝了進來，於是一個女郎很親愛地跪在湯姆脚下，另一個跪在那位天才脚下。也許就湯姆而論——如同他時常講的——你們會說這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但是當你明白了屬於湯姆的年青女郎是跪在那位天才面前，而屬於那位天才的年青女郎是跪在湯姆面前的時候，你們就會有一種不同的意見了。」

「喂！停一下！」湯姆喊着；「這是個錯誤。在我苦痛的遭遇里，我需要富于同情心的女人底安慰；但是我們全錯了。把我們的配偶交換一下吧，穆尼。」

「怪物！」屬於湯姆的年青女郎喊着，纏住那位天才。

「小姐！」湯姆說，「那」就是你的態度麼？」

「我不要你！」屬於湯姆的女郎叫着。「我拒絕你。我永遠也不作你的妻子。你是，」她對那天才說，「我最初與全部熱情的對象。專心于你的高尚幻想里，你沒有理解到我底愛；但是當我被弄到絕望的地步，現在我不顧女人的臉面來說明這件事吧。啊，殘酷的，殘酷的人啊！」說着這些譴責的話語，她把頭倚在那位天才的胸上，並且用一種可能的最愛嬌的態度擁抱着他。

「說到我，」另外的那個年青女郎說，態度有些失神得使湯姆驚異——「我因此也不要為我挑選的丈夫。聽我講吧，妖魔！」——這是對那位天才講的，——「聽我講吧！我深深地厭惡你。這一夜使人發瘋的會見已經使我的靈魂充滿了愛——但是並不是對你。那是對你，對你，青年人，」她對湯姆說。「如同和尚路易文雅地說的，湯姆士，湯姆士，我屬於你，湯姆士，湯姆士，你屬於我：我永遠是你的，你永遠是我的！」說着這些話，她同樣變得很愛嬌。

「先生們，如同你們可以相信的，湯姆和那位天才很尷尬地互相看着，面對着這兩個女郎一句話也想不出來。關於那位天才，我聽到湯姆時常說他敢擔保他是在發着癡癲症，而且是發在內部。」

「對我說呀！啊，對我說呀！」屬於湯姆的年青女郎對那位天才說。

「我不要和任何人講話。」最後他恢復了他的聲音說。要把她推開。「我想我頂好走吧。我——我害怕。」他說，四下里看着就好像丟了什麼東西似的。

「一點愛的表示都沒有麼！」她喊叫着。「聽着我吧，當我宣佈——」

「我不曉得怎樣做一點愛的表示，」他說，全部思想都在迷亂着。「不要宣佈任何事情。我不要聽任何人。」

「『對的！』老紳士喊叫着，他似乎正在傾聽着。「對的！別聽她。我的朋友，愛瑪明天就得嫁給你，不管她樂意不樂意，而『她』就得嫁給格里先生。」

「先生們，這些話剛剛出了他的嘴，伽里略伊賽克牛頓福蘭斯泰（他也似乎在傾聽着，）硬衝進來了，他穿來穿去地疾走着，像一個年青巨人的陀螺似的，他喊着「別管她。別管她。我是兇狠的，我是狂怒的。我讓她那樣。此後我要永遠不要任何人——永遠不。這是不妥當的。她是錯中的大錯，」他喊着，撕扯着他的頭髮並且咬牙切齒



的；「我要一輩子作個光棍兒！」

「『這個小孩子，』那位天才莊重地說，『雖然年紀青，却說出了賢明之言。我已經被開導着對於女流之輩作一番思索，而且不願意在婚姻的紛亂中冒險了。』」

「『什麼！』老紳士說，『你不娶我底女兒麼！不娶麼，穆尼？假如我逼她嫁你也不要麼，是麼？是麼？』」

「『是的，』穆尼說，『我不娶。如果有人再問到我的話，我要跑開的，而且永遠不再回來。』」

「『格里先生，』老紳士說，『你必得遵從命運。你還沒有因為一個小女人家的蠢笨而改變你的心腸吧——啊，格里先生？』」

「『先生們，湯姆總在向四下里看着，他確信這一切都是那個侍女挫敗他的心願才搗的鬼。他曾經看到她躲躲閃閃的繞着那扇門跳來跳去，而且留心到了她一點點的耳語便立刻使那個火蛇鎮靜下來。』所以，』湯姆想着，『這是個奸計——可是這是不行的。』」

「『啊，格里先生？』老紳士說。

「『不消說，先生』湯姆指着坩堝說：『果如湯差不多好了的話——』」

「『再過一個時辰就瞧我們工作的成就吧！』老紳士回答着。

「『很好，』湯姆憂傷地說。『只不過兩個月，但是即使在這段時期中，我還同樣可以做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呢。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我願意娶她，先生。我願意娶她。』」

「發覺了湯姆仍然這樣打算，老紳士直樂得發狂，於是輕輕的拉着那位年青女郎走近湯姆，正當用力把他們的手聯在一起的時候，突然，先生們，卡擦一聲坳塌爆炸了；每個人都尖叫着；屋子里滿是煙；湯姆不曉得就會發生什麼事，把他自己裝成一個拳術家的樣子，並不特指着誰說：『來攻吧，如果你是君子的話！』」

「『十五年的工作！』老紳士說，緊握着他的手，眼睛垂視着正在拾着那些破片的那位天才，『毀於一旦了！』——先生們，順便，我聽說這種點金石按情理講，會被發現一百次的，如果當它就要成功的時候，沒有遭遇到那一種器械爆炸的不幸的話。

「湯姆的臉變得慘白，當他聽見這位老紳士自己說出這個令人不快的結果的時候，他喃喃地說若是對大家都十分合宜的話，他願意確實地知道已經發生了什麼事情，和在這羣人的希望中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

「『我們暫時失敗了，格里先生，』老紳士拭着他的額頭說。『對於這件事，我更

其悔恨，因為事實上我已經把我姪女的五千鎊投資到這種堂皇的投機事業中了。但是別灰心，」他焦燥地說——「十五年以後，格里先生——」

「噢！」湯姆喊着，丟開那位年青女郎的手。「關於這場婚姻，星宿是靈驗的麼，先生？」

「他們是的，」老紳士說。

「聽見這件事我很抱歉，」湯姆回答道，「因為那是沒有用的，先生。」

「沒有什麼？」老紳士叫着。

「沒有用，先生，」湯姆兇狠地說。「我反對這個結婚預告。」講着這些話——就是這些他講的話——他坐在一隻椅子裏，把頭伏在桌子上，憂愁地想着兩個月後的這一天會有什麼事情來到。

黃昏的，時候，他在國家的文件里也登記說：他確信是她和那個火蛇故意爆炸了老紳士的點金石，而使他得不到一點財產。先生們，我相信湯姆是對的；可是是否那樣且不管他，在這當兒她走向前來了，並且說：「我可以講話麼，先生？」老紳士回答道，「是，你可以，」於是她繼續着說，「在各方面說來，沒有疑問地星宿是完全正確的，可是湯姆並

不是那個人。」她繼續說，「你不記得麼，先生，當今天下午時鐘敲五下的時候，你會用望遠鏡在伽里略少爺的頭上輕輕地碰了一下，並且告訴他讓開路麼？」『是的，我記得，』老紳士說。『那末，』女僕說，『我說他是那個人，因此那預言是應驗了。』聽了這番話，老紳士差不多倒下去了，就好像有人在他胸前打了一拳似的，於是叫着，『他，他還是個孩子呢！』先生們，對於這一點，那個火蛇叫喊着說在下一個通告節的時候，他就是廿一歲了；並且抱怨他底父親一向總是忙碌於地球繞着轉的太陽，却向來也沒有注意到繞着他轉的兒子；說他自從十四歲以來就沒有穿過一套新衣服；說他連南京布的褲子和小兒緊身都沒有替他脫去過，一直到他穿着他們過份難過的時候；而且由於同樣的目的，又提到許許多多的家常瑣事。總之，先生們，他們全體一齊談着，一齊喊着，並且使老紳士想起來，講到高貴的家庭，假如他自己的祖父沒有在前一年在某一次吃飯的時候死去，他會已經做了市長的；於是他們憑着各種辯論給他指示出假如這一對堂兄妹結婚的話，那預言在每一方面都會變成實在的。最後，這位老紳士被說服了，他才讓步；於是把他們的手聯在一起；允許他的女兒隨她喜歡去嫁人於是他們都快樂起來了，那位天才也和他們一樣地快樂。

「在這一家子的人們之間，先生們，整個這段時間內湯姆坐着，像你們想像地那末

憂愁。但是當其他的每樣事情都安排好了的時候，老紳士的女兒說他們底出奇的行動，都是那個女僕用來棄絕他爲他們所挑選的情人的一種小小的計策，並且問他願意寬恕她麼？而且如果他願意，也許他可能爲她找一個丈夫——當她說的時候，她離奇地逼視着湯姆。於是那位女僕哎呀一聲，說她不能容忍格里先生要娶她；並且說她甚至於已經決意拒絕這個最後的街燈夫了，現在他成了文學中的人物了，（當他已經表明了他是一個久留之客以後，）並且說她希望格里先生別以爲她一點辦法沒有，因爲在此刻麵包師對她用情厲害得很，講到屠夫呢，他簡直要發狂。我不曉得她或許會說好多話，先生們，（因爲你們知道這種年青的女人是少有地會談的。）若不是那位老紳士突然插進來，並且問湯姆是否要娶她，帶給他十鎊作爲他損失時間與失望的補償，和把這些事保持祕密的賄賂。

「那時無關緊要的，先生，」湯姆說，「我不會久留在人間了。八個禮拜的婚姻，特別是和這個年青的女人在一起，會使我安於我的命運的。我想，」他說，「在這件事以後，我能從容地死去的。」講着這些話，他擁抱了她，面色憂愁得很，而且那末痛苦地叫着，那叫聲是會感動一個鐵石心腸的，甚至於一個點金石的心腸。

「天啊，」老紳士說，「那使我記起來了——這種忙碌使我昏亂了——有一個數

字算拉。他將活到松柏長青的年紀——最少八十七歲！」

「『好多歲，先生？』湯姆喊着。

「『八十七歲！』老紳士說。

「沒有另外說一句話，湯姆投身抱住了那位老紳士的頸子；拋去了他的帽子；弄熄了一隻臘燭，並且蔑視着那位女僕，意中要她去嫁那個屠夫。

「『你不娶她！』那位老紳士忿怒地說。

「『只要我活着就不！』湯姆說。『我寧可娶一個帶一把小象牙梳和一面鏡子的人魚。』

「『那末自作自受吧！』另外那個說。

「說了這句話——先生們，我懇求你們留心，因為這是值得你們留心的——這位老紳士從坩堝里潑在地上的水里沾濕了他右手的手指，然後在湯姆的前額上畫了一個小三角形。於是屋子在他眼前旋轉起來了，結果他發現他自己在拘留所里。」

「發現他自己在那里？」副主席代表這夥人全體喊着問說。

「在拘留所里。」主席說。一那時已經夜深了，他發現他自己就在他在早晨里被放出來的拘留所里。」

「他沒有回家去麼？」副主席問着。

「拘留所里的人們非常反對他回家，」主席說，「因此那天晚上他停在那兒了，到早上他來到法官面前。」哼，你又來了，是麼？」法官說，在損害上加一層污辱；「我要麻煩你再交五先令，若是你能方便付款的話。」湯姆說他在夢里被鬼迷住了，可是那却沒有用。他把同樣的話告訴書記官，但是他們不相信他。先生們，像也時常說的，這對他是很難堪的，因為要他編造這樣一個故事是可能的麼？他們搖着頭，對他說他是決不會祈禱的——實際上他却是在祈禱的，那一點疑問都沒有。這便是我所曾聽到的，他的有德行的人品上的唯一的罪過。」

## 黃昏的故事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他們是五個。

五個旅行跟丁，坐在座落於瑞士聖伯納大山頂巔上的修道院門外的一條板凳上，凝視着遠處的山峯，那些山峯因為落日被染着色彩，宛如大量的紅葡萄酒被灑在山頂上，而且還沒有浸透到白雪里似的。

這並不是我的明喻。那是那個最矮胖的跟丁在那種場合里講的，他是一個德國人。另外的人是沒有一個留意着這景色的，他們卻留意着我，當時我正坐在這修道院的山門的側的另一條板凳上，和他們一樣，抽着我的雪茄煙，並且——也和他們一樣——正凝視着潰紅的白雪，和那附近的孤寂的茅棚，在那兒被挖掘出來的晚間不得投宿的旅人底身體，慢慢地枯萎着，在那一塊寒冷的地方卻感受不到腐爛。

在我們凝視着的時候，山頂上的酒浸到內部去了；山巒又恢復了潔白，天空是極度的深藍色，風吹起來了，大氣冷得砭骨。五個跟丁都扣上了他們的粗毛大衣。除了跟丁



之外；這一切動作是不能從一個可靠的人來摹仿的，於是我也扣起了我的大衣。

落暉中的山巒使五個跟丁停止了他們的談話。那是一種華美的景緻，很可能使人們把談話停止的。現在落暉從山巒上褪去了，他們又繼續談着。並非是我曾經聽到了他們先前交談的某一個片段；因為，的確地，在那時我的思想還沒有從那修道院款待旅人的客廳中的美國紳士轉移開去，他，臉朝着爐火坐着，開始使我清楚了那個安那亞斯道濟大人累積了我們國家裏所會有的最大財富的全部過程。

「我的上帝，」那個瑞士跟丁用法國話說，我並不把（像一些作家所表現的那樣）那種語言看作對於一個下流的字底那末圓滿的一種疏解，以致於我不得不把那個字用那種語言寫出來使它沒有罪過；「如果你談到鬼——」

「但是我並『不』談到鬼，」那個德國人說。

「那末談到甚麼呢？」瑞士人問着。

「如果我曉得談到甚末的話，」德國人說，「也許我得曉得許多許多的東西。」

我以為那是一個完善的回答，並且它使我覺得好奇起來。因此我把我底位置移到我底凳子的那個角落去，那位置是最接近他們的，於是把我的背靠在修道院牆壁，滿意地聽着，一點也不顯露着留神的樣子。

「那簡直是雷電一般！」那個德國人興奮的說，「當某一個人出人意料之外地來看你；並且他自己也一無所知地，把某一種細微的預兆傳達給你，整天里把他的意思放在你的心上，你們把那叫做甚末呢？當你沿着一條擁擠的街走着，——在富蘭克佛、米蘭，倫敦，巴黎——正想着一個過路人像你的朋友亨利克，另外的一個過路人也像你的朋友亨利克，因此你就開始有着一個你將立刻遇到你的朋友亨利克的預感——而你果真遇到他了，雖然你相信他正在的理雅斯德——你把那叫做甚末呢？」

「那也並不是甚末不平常的事，」瑞士跟丁和其他的三個人低聲說。

「不平常！」德國跟丁說。「那正像黑森林里的櫻桃一般地平常。那正像拿波里城的通心粉一般地平常。可是拿波里使我記起來了！當着年老的瑪契莎。森扎尼瑪在卡察的葉子牌局上尖叫起來的時候——如同我會聽見和看見地那樣，因為那件事湊巧發生在我的——一個巴法利亞藉的家族里，並且那天晚上我正在職——我說，當年老的瑪契莎從牌桌上起身，她的塗了胭脂的臉煞白，於是喊着，『我底在西班牙的妹妹死了！我感覺到她的冰冷接觸我的背部！』——可是當時她底妹妹『是』死了，你把那叫做甚末呢？」

「或者當聖金納羅的血由於教士的請求而液化了的時候——像整個世界都曉得在我的故鄉里一年照常發生一次那樣，」在稍停片刻之後，那個拿波里的跟丁而貌很滑稽地

說，「你把那叫做甚末呢？」

「那個麼？」德國跟丁喊着。「哈 對於那，我想我是曉得一個名字的。」

「奇蹟，是麼？」那個拿波里藉的跟丁說，面孔同樣地詭狡。

德國跟丁只是抽着煙笑着，於是他們全體都抽着笑着。

「嘔！」德國跟丁即刻說，「我總是談一些真正發生的事情。當我要看一個魔術家的時候，我花錢去看一個以魔術為職業的，因此得到了我！錢的代價。沒有鬼很離奇的事也發生。鬼！嘉溫尼，巴替斯塔，講一講你！那個英國姑娘的故事吧！那里面沒有鬼，但是卻也滿離奇。請那一位告訴我那是甚末好麼？」

在他們之間，靜默了一下，於是我看着周圍。那一個我認為是巴替斯塔的人正重新點起了一支雪茄煙。他立刻繼續講下去了。據我判斷，他是個熱那亞人。

「關於那個英國新娘子的故事麼？」他說。「巴斯塔！我不該把那樣細小的一件事叫做故事的，哼它卻也算一個。可是那是真的。先生們，留心聽我講吧，那是真的。並非發光的東西總是金子，但是我所要講的卻是真的。」

他不只一次地重複着這句話。

十年以前，我拿着我的信託書到一個住在倫敦。邦得街郎氏飯店里的英國紳士那兒去，他就要出去旅行了——或許是一年，或許是兩年。他很滿意這些信託書，同樣對我也很滿意。他很喜歡作一些詢問。他所獲得的證明是良好的。他僱用我六個月，我底待遇也很多。

他年青、英俊、又很愉快。他愛上了一個有充足財產的貌美而年青的英國女郎，他們就要結婚了。一句話，我們要進行的是一場結婚旅行。爲了暑天里三個月的休息（那時正是初夏）他在里維耶拉租了一塊古老的地方，在通到尼斯的大路上，距離我的故鄉——熱那亞城不遠。我曉得那塊地方麼？是的，我告訴他我很清楚那裏。那是一個有着大花園的古老的邸第。有一點荒涼，並且被樹木緊密地環繞着，也顯得有一點幽黯和陰鬱。但卻寬敞、古老、宏巍。而且是臨近海岸。他說人們給他描繪的就是這樣，並且說我清楚那地方他很快樂。儘管那邸第缺乏些傢具，不過所有那樣的地方都是那樣。對於那地方有些陰鬱，他主要地爲了花園才把它租下來，爲着他和他的主婦在濃蔭中會消過夏天。

「那末一切都妥當了嗎，巴替斯塔？」他說。

「當然啦，老爺，非常妥當了。」

我們有一輛爲了我們旅行用的遊覽車，新爲我們造的，在各方面都非常齊全。我們

所有的一切都很齊全；我們甚麼也不缺少。婚禮舉行了。他們是快樂的。看着一切都那末發光似的，處在那末安適的境遇里，走向我的故鄉那個城市，並且在馬車後座把我們的語言教給那美麗的侍女——嘉羅琳娜，她的心情輕快得充滿笑聲：她既年青而又紅潤，想着這一些，「我」也是快樂的。

時光飛逝着。但是我注意到了——我請大家留心這件事，（講到這兒 這位跟丁放低了他的聲音）——我注意到我的主婦有些時候很離奇地，很恐懼地，很不快樂地沉默着；在她的臉上有着一種陰沉不明的驚恐。我想我開始注意這件事是當我在馬車的旁邊走上山的時候，那時主人已經走在前面去了。不管怎樣，我記得這情形印在我的心上是在一天晚上在法國南部的時候，那時她喊我去把主人請回來；他回來了，走了很長的一段路，一路上很鼓舞地很親切地向她談着，他的手放在敞開的車窗外，她用手卻在車窗里。時時地，他愉快地笑着，就好像他向她戲弄着而使她失去甚麼東西似的。漸漸地她笑着，于是一切又都好啦。

那是很奇妙的。我問了可愛的嘉羅琳娜——那美麗的小東西，主婦身體不適麼？

——不是。——不高興麼？——不是。而且把事情弄得更神祕的是，那美麗的小東西回答的時候，不注視着我，卻要看着風景。

但是，有一天她把這秘密告訴我了。

「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話，嘉羅琳娜說，「從我偷聽來的話里，我發覺主婦是着魔了。」

「怎樣着魔了呢？」

「被一個夢魘了。」

「甚麼夢呢？」

「夢着一張面孔。在她結婚之前，有三天夜里，她在一個夢里看見一張面孔——總是同樣的面孔，並且只有一張。」

「一張可怕的面孔麼？」

「不是。一個陰暗的，面貌非常的人底面孔，穿着黑衣，有黑色的髮和一叢灰色的鬍鬚——除去一種隱諱的與神祕的態度之外，倒是個漂亮的人。不是一張她所會看到的面孔，也一點不像她會看見過的一張面孔，除了在黑暗里，眼睛盯着她之外，什末事也不作。」

「那個夢曾經回來了麼？」

「從來也沒有。對於它的回憶便是她一切的苦惱。」

「可是爲什麼她惱着她呢，」

嘉羅琳搖着她的頭。

「就是主人的疑問，」侍女說。「她不知道。她自己也懷疑着爲什麼。但是就在昨夜里我聽見她對他說假如她在我們的意大利寓所里會找到一幅和那張面孔一樣的圖畫（她怕她會找到一幅的。）她不曉得她能夠怎樣忍受得了的。」

憑着我的信義担保，在這件事情之後（那個熱那亞的跟了說。）我擔心着我們走到那個古老的邸第，怕會有那樣的一張不該出現的畫像湊巧掛在那兒。我曉得那兒是有許多的；因此，當我們走近又走近那地方的時候，我希望着全部陳列的畫都在維蘇威的火山口上。事有不同，最後當我們接近了里維耶拉的那一部份的時候，是一個暴風雨的陰慘的黃昏。雷鳴着；在我底故鄉和它周圍的鳴雷，滾動在高山里，那聲音是很大的。蜥蜴在花園殘破的石牆的裂隙里出進地跑着，就好像他們被驚恐了似的；蛤蟆關閣地高聲叫着；海風呻喚着，雨淋濕的樹木滴着水；而那閃電——憑聖羅倫左來譚那是怎樣的閃電啊！

我們全都曉得在熱那亞或是靠近熱那亞，一個古老的宮殿是甚麼樣子——時間和海風已經怎樣地沾污了它——塗在外部牆壁上的白粉已經怎樣地成大片灰泥地剝落下來了

——低微的窗子因爲生鏽的鐵檻已經怎樣地變得灰黯無光——天井怎樣叢生着雜草——外部建築已經怎樣地頹圯——整個的屋宇怎樣地彷彿已經被丟棄在毀壞中。我們的邸氣就是真正這樣的一個，它被緊密地關着已經許多月了。許多月麼？——許多年了！——它有一種土味，像是一個坟墓。長在寬闊的後台上的橘子樹的氣味，在牆壁上成熟的檸檬的氣味，圍繞着殘破的噴泉的一些叢木的氣味，不知道怎麼進到房子里了，並且從來沒有再出去過。在每間屋子里都有一種遠古代的氣息，那氣息因爲禁閉又變得輕微。在所有櫥櫃和抽屜里，那氣息彌漫着。在通連着大屋子中間的小屋子里，這氣息窸窣着。假如你轉動一下一幅圖畫——又說到圖畫了——它卻停在那兒，在框子後面黏在上，像一種蝙蝠似的。

遍及全個房子里，格子百葉窗緊關着。在房子里有兩個醜陋的灰白的老婦人，照顧着它；她們中的一個拿着一隻紡錘，站着纏繞着，並且在門口唧噥着。她會用把空氣放進來一般快的速度把魔鬼放進來的。主人，主婦，美麗的嘉羅林娜和我全都穿過了這一座邸第。我走在最前面，雖然我講話把我放在最後，我開了窗子和格子百葉窗，把一些雨滴，灰泥的碎屑，以及偶而的假睡着的一隻蚊子，或是一隻怪異的，肥大的，有斑點的熱那蜘蛛搖落在我的身上。



當我讓黃昏的光線衝入了屋子裏的時候，主人，主婦和美麗的嘉羅琳娜便進來了。於是，我們便四下看看所有的圖畫，然後，我更向前走進另外一間屋子裏。主婦暗自非常擔心會遇到和一張夢中的面孔相同的圖畫——我們全都擔心着；但是並沒有那樣的東西在那兒。麥杜娜和班畢諾，聖佛蘭西斯哥，聖西巴丁斯諾，維納斯，桑塔卡特里那，天使，強盜，托鉢僧，落日中的廟宇，戰爭，白馬，森林，使徒，總督，不是我所重複好多次的，所熟悉的圖畫嗎？——是的。有一個陰暗的，穿着黑衣的漂亮的人，隱諱而且神祕，有黑色的髮與灰色的鬍鬚，有那樣一個人在黑暗里眼睛盯着主婦嗎？——沒有的。

最後我們走完所有的屋子，看完了所有的圖畫，於是走進花園里。這些花園被一個園丁管理得很完善，他們既寬闊而又佈滿着濃蔭。在一處有一個露天的鄉村劇場；舞台是一個碧綠的斜坡；有一個側景，在一面有三個入口，和氣味芬芳的簇葉的幄幔。即使在那兒主婦也轉動着她的光亮的眼睛，就好像她留心看着那張面孔在佈景上走來似的；但是一切卻都平安無事。

「現在，珂萊拉，主人低聲說，「你瞧什麼事也沒有吧？你很快樂。」  
主婦更被鼓舞着。她不久就使她自己習慣於那個陰森的邸第了，並且時常唱歌，彈

弄豎琴。幕臨那些古老的圖畫，並且整天同主人在碧綠的樹木和藤蘿下面散步。她美麗。他愉快。當他在暑熱之前騎上他的馬作早上騎馬運動的時候，他微笑着對我說：

「一切都進行得很好，巴替斯塔！」

「是的，老爺，感謝上帝，很好。」

我們沒有甚麼朋友。我帶着美麗的侍女到大教堂和聖母瑪麗亞教堂去，到咖啡店，到歌劇院，到快活村，到公共花園，到百日劇場，到傀儡戲場去。美麗的小東西對於她所看到的一切都感到迷惑。她學習意大利文——天啊！那真是了不起！主婦完全忘掉那個夢了麼？我時常詢問嘉羅琳娜。差不多了——美麗的小東西說——大概是吧。它漸漸淡下去了。

有一天主人接到一封信，於是喊着我

「巴替斯塔！」

「老爺！」

「人家介紹給我的一位紳士今天要來到這裏用午餐。他叫做德隆波拉老爺。給我堂皇地預備一餐吧。」

那是一個古怪的名字。我並不曉得那個名字。但是近來有許多因為政治嫌疑而被與

國追捕的貴族和紳士，因此許多名字都改換了。也許這便是那樣的一個。的確地！德隆波拉對於我是和其他的名字一般地好。

當德隆波拉老爺來吃飯的時候，（熱那亞跟丁低聲說，以前他已經有一次把他底聲調降低過了。）我把他引到接待室——那一間這古老邸第最大客廳里。主人熱烈接待他，並且把他介紹給主婦。當她站起來的時候，她底臉色變了，她叫了一聲，於是便昏倒在大理石地上了。

於是，我向着德隆波拉老爺轉過頭，看見他穿着黑衣，有着一種隱諱的神祕的態度，並且是一個陰暗的，面貌非常的人，有着黑髮和灰色的鬍鬚。

主人把主婦抱在他的手里，並且把她抱進她自己的屋子里去，我即刻召喚美麗的嘉羅琳娜到那兒去了。那個美麗的侍女以後告訴我，主婦差不多嚇得要死，整夜里她的頭腦奇怪着她的那個夢。

主人煩惱而且焦慮——幾乎發怒了，但卻充滿了懸念。德隆波拉老爺是一個體面的紳士，非常尊敬而且同情地談到主婦那末的病着。並且說非洲的熱風已經吹着好多天了，（是人們在麥爾梯十字街的他底旅館告訴他的）並且說他曉得它對於人們的健康是時常有災害的。他希望這位美麗的夫人不久就會恢復健康。他請求告辭，並且請求當他快

樂地聽到她痊癒一些的時候，再來造訪。主人沒有允許他走，於是他們單獨地吃了飯。他很早便退席了。第二天他在門前來拜訪了，騎着馬問候主婦。在那個禮拜里，他那樣拜訪有兩次或者三次。

我自己所注意到的，和美麗的嘉羅琳娜所告訴我的，合起來使我理解到現在主人一心一意地在醫治着主婦的奇怪的恐怖。他體貼得無微不至，但是他卻非常明理而且鎮定。他和她辯論說德惠那樣的想像，只能招來憂愁，如果不是招來瘋狂的話。並且說要她自己清醒全靠她自己。並且說如果一旦她那末成功地阻止了她的離奇的病症，而竟會像一位英國婦人接待任何其他客人那樣地來接待德隆波拉老爺的話，這病症就永遠被克復了，結果這位老爺又來了，主婦接待了他，沒有什麼能被看出來的不安（雖然仍然有着窘困和恐懼），於是晚上很靜穆地渡過去了。對於這種改變，主人是那樣地喜悅，並且那樣急於要證實它，因此德隆波拉變成一個經常的客人了。對於繪畫，書籍，和音樂，他都很很有才藝；在任何一個陰鬱的邸第里，他的交際都要被歡迎的。

有好多次我時常注意到女主人並沒有完全恢復常態，在德隆波拉老爺的面前，她總是眼睛看着地下，並且垂着頭，或者用一種恐怖而迷惑的眼光看着他，好像他在場就有一種邪惡的影響與力量在她身上似的。從她那里轉到他的跟前去，我時常看到他在滿佈

濃蔭的花園里，或者在那寬闊的半明的客廳里，我可以說，「在黑暗里眼睛訂着她。」而的確我未曾忘記美麗的嘉羅琳娜所描寫的那夢中的面孔的話語。

在他第二次造訪之後我聽到主人說：

「現在，看吧，我親愛珂萊拉，事情過去啦！德隆波拉老爺來了又走了，你的恐懼像玻璃一般地粉碎了。」

「他會——他會再來嗎？」主婦問。

「再來麼，不消說，當然地，屢次屢次再來呢！你冷麼？」（她抖着。）

「不，親愛的——但是——他使我駭怕！你敢確定他一定再來麼？」

「對於這問題是很可確定的，珂萊拉！」主人愉快地回答着。

可是，現在他很想望她完全復原，並且每一天都更加那樣地希望着。她美麗。他快樂。

「一切都進行得好麼？巴啓斯塔？」他時常會再對我說。

「是的，老爺，感謝上帝；很好。」

我們全體（熱那亞的跟丁說，約束着自己把話講得更大聲一些）我們全體爲了狂歡會都住在羅馬了。整天里，我同一個西西里人到外邊去，他是我的——一個朋友，也是一個

跟了，他在那兒伴隨着一家英國人。當他在夜間返回到我們住的旅館的時候，我遇到了小嘉羅琳娜，她是向來都沒有單獨離開過家的，她狂亂地沿着馬路走着。

「嘉羅琳娜！怎麼一回事啊？」

「啊，巴替斯塔！天啊，主婦在那裏呢？」

「主婦麼，嘉羅琳娜？」

「自從早上就走了——主人告訴我，當他到外邊去作他底日間旅行的時候，告訴我不要喊她，因為她在夜間沒有休息所以很疲倦（整夜裏她都痛苦着，）並且說她要躺在床上一直到黃昏，然後神志清爽了再起身。她走了！——她走了！主人已經回來了，打碎了門，可是她已經走了！我底美麗的，我底善良的，我底天真的主婦！」

這個美麗的小東西那末喊着，號着，並且那末地撕扯着自己，因此若不是彷彿她被槍擊似的昏倒在我底胳膊里，我是不能夠抱住她的。主人走上來了，——在態度、面色，或者聲調中，他不再是我所認識的主人正如同我不是他一樣。他領着我（我把小東西放在旅館的床上，並且讓侍女來看護她）走進一輛馬車里，狂亂地穿過黑暗，越過了荒涼的鄉村。當天亮並且我們停在一所寒館的驛站的時候，我們知道了所有的馬匹在十二點鐘以前都被僱用，並且被派往不同的方向去了。注意我的話！是被德隆波拉老爺僱

去的，他坐在一隻馬車里經過那里，帶着一個蜷縮在角落里的被驚嚇了的英國太太。

我從來沒有聽到（熱那亞說了說，吸了一口長氣）她會被人追蹤到那個地點之外。

我所知道的一切是她同着在她身邊的她在夢中所會看到的那一個可怕的面孔，消失在不知名譽的遺忘里了。

×

×

×

「你們把那叫做甚麼呢？」德國跟了勝利地說。「鬼！『那』里面是沒有鬼的！我就要對你們講的，你們把這叫做甚麼呢？鬼！『這』里面是也沒有鬼的！」

×

×

×

過去有一次（德國跟了繼續着說）我約定了同一個年老而鰥居的英國人到我底家鄉，我底祖國去遊歷。他是一個和我的家鄉進行貿易的商人，懂得德國話，但是自從他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起——據我判斷，大約在六十年以前，他便從來也沒有再到過那里。

他的名字是詹姆士，他有一個孿生兄弟約翰，他也是一個鰥夫。在這兩個弟兄之間，有一種非常的友愛。他們在一起辦事，在頤德曼場；但是他們並不住在一起。詹姆士先生住在倫敦牛津街轉角的波蘭街里；約翰先生住在愛萍森林的旁邊。

詹姆士先生和我要在大約一禮拜之後動身到德國去。確定的日期全靠營業來決定。

約翰先生來到波蘭街（我正留在那兒的寓所里）要同詹姆士先生來渡過那個禮拜。但是，在第二天他對他的弟兄說，「我覺得不很舒適，詹姆士。這對於我並沒有好多關係；可是我想我是有點風濕症。我要回家去，讓我老管家照看我，他是懂得我的生活習慣的。假如我十分好了，在你走之前，我要回來看你的。假如我覺得很不好以致於不再來看你，那末在你走之前請來看我吧。」詹姆士當然說他願意，於是他們握手——握了雙手，像他們習慣那樣地握着——後來約翰先生便招呼了他。老式馬車隆隆地回家去了。

那是在那件事以後的第二天夜里——那就是說，那禮拜的第四天——我從熟睡中因為詹姆士先生走進我底臥室，而醒來了，他穿着法蘭絨寬衣，拿着一支點着的臘燭。他坐在我的床邊上，看看我說：

「魏爾亨，我有理由來想我已經得了離奇的病了。」

於是我覺察到他底臉上有一種很不平常的表情。

「魏爾亨，」他說，「我並不怕也不羞愧於告訴你我或許會怕或者或許會羞愧於告訴另外一個人的事情。你是從一個理智的國度來的，在那兒神祕的事情被探討着，可是並沒有被決定為曾被估量了，被判斷了的——或者被決定為已經是不可估量，不可判斷的——也並沒有在任一情形之中被決定為已經被完全地處置了——好多年以來便都如



此。我恰好在剛才看到了我兄弟的魂靈了。」

我承認（德國跟丁說，）聽到這件事使我底血液有一點跳動。

「我就在剛才看到，」詹姆士先生重複着，正面地瞧着我，因此我會看到他是如何地鎮定，「我兄弟約翰的靈魂了。當牠走進我的屋子的時候，我正坐在床上，睡不着覺，牠穿着白衣，熱切的注視着我，走到屋子的一頭，在我的寫字檯上的一些紙張上看一眼，又轉過來，當他經過床的時候，仍然注視着我，然後從門走出去了。現在，我是一點也不發瘋的，我一點也不想由於我自己的想像那靈魂才存在着。我想牠對於我是一個警告：我病了；我想我頂好還是放些血吧。」

我立刻從床上起來（德國跟丁說，）並且開始穿起我的衣服，懇求他別驚慌，並且告訴他我要親自到醫生那兒去。我剛剛準備妥當，我們就聽到一種大聲敲門和在街門那兒搖鈴的聲音。我底屋子是後面的一個頂樓，詹姆士先生底屋子是前面的第二層樓的一個屋子，我們下去到他底屋子里，開開了窗子，看看是怎麼一回事。

「那可是詹姆士先生麼？」下面的一個人說，退到街的對面那兒向上瞧着。

「是的，」詹姆士先生說，「你是羅貝特，我兄弟的用人。」

是，老爺。原諒我來告訴您，老爺，約翰先生病了。他的情形很壞，老爺。甚至於

恐怕他可能躺着就要死了。他要見您一見，老爺。我這兒有一輛馬車。請您到他那兒去吧。請您別耽擱。」

詹姆士和我互相看着。「魏爾亨，」他說，「這是很離奇的。我希望你和我一同來！」我幫助他穿了衣服，一半是在那兒穿的，一半是在馬車里穿的；在波蘭街與愛萍森林之間，我們簡直匆忙得馬蹄鐵把青草都掃光了。

現在，請留心！（德國跟了說，）我同詹姆士先生走進他兄弟的屋子里，我親自看見並且聽見了以後的事情。

他的兄弟在一座長的臥房的一端躺在床上。他，老管家在那兒，其他的人也在那兒，我想有三個人在那兒，假如不是四個人的話，自從下午開始，他們便已經在那兒伴着他了。他穿着白衣服，像那個魂靈的樣子，必然地是那樣，因為他正穿着睡衣。他看來就和那個魂靈的樣子一般——必然地是那樣，因為當他看見他庶兄弟走進屋子裏的時候，他熱切地注視着他。

但是，當他兄弟走到床邊的時候，他慢慢地從床上坐起來，正面地注視着他，然後說了這些話：

「詹姆士，今天夜里你已經看見過我了——而且你曉得這件事。」

然後便死去了。

X

X

X

當這個德國跟丁講完了的時候，我等待着聽一聽關於這一個離奇故事的一些談論。沉默籠罩着。我四下里看着，五個跟丁卻已經走了：走得那樣鴉雀無聲地，就好像鬼魂一般的山會把他們吸進牠底永恆的白雪里似的。在這個時候，尖厲的風嚴酷地吹着我，我一點也沒有孤單地坐在這個可怖的景像中的心情，——或者，如果我可以說實話，這時我不願孤單地坐在任何地方。因此我回到修道院的客室中去了，並且，發覺那個美國紳士仍然講述着那個安那亞斯道濟大人的傳記，於是我聽着牠到全部終了。

## 敏斯先生及其從兄

奧古斯得，敏斯先生是一個獨身男子，據他自己說大約是四十歲——據他朋友們說却大約是四十八歲。他總是出奇的清潔，嚴謹，而又整齊；也許有幾分自負，並且是世界上最好獨居的人。他通常穿着一件沒有一個褶摺的棕色禮服，沒有一個黑點的淺色的解說不出來的內衣，有着一個特別清潔的領結的清潔的頸巾，一雙沒有一點缺點的靴子；此外，他總帶着一把象牙柄的棕色綢傘。他是素美塞特大廈的一個事務員，或者，按照他自己所說的，他佔着「在政府之下的一個負有信譽的位置。」在他自己所有的投資於公債里的差不多一萬磅之外，他有一筆好的而且增加的薪金。他在泰維斯篤街修道院花園左近租了一幢一層樓的房子，在那兒他已經住了廿年了，整個這段時期之內，他總有着和房東爭吵的習慣，很有規律地在每一季的第一天通知房東他要搬家，可是也很有規律地在第二天又撤消了成命。有兩種生成的東西，他對於他們懷着最深的與不可調和的嫌惡，他們便是狗和孩子。他並不是不和藹的，但是在任何時間他都能夠以一種強

烈的滿意看着處死一條狗或者謀殺一個嬰兒。他們的習慣是和他愛好秩序不相容的；而他底愛好秩序却和他底愛好生命同樣地強烈。在倫敦城里，或是倫敦附近，奧古斯得敏斯先生沒有什麼親戚，除了他底從兄——奧泰維亞，巴登先生之外，敏斯先生是不喜歡他的，但是對於他底兒子，敏斯先生雖然從來也沒有看見過他，他却同意了作他底代理教父。巴登先生在經商或者由於販賣穀物的生意而賺得了一種相當的財產之後，並且因為他對於鄉村有一種偏愛，便在斯坦福得山的附近購置了一座茅屋，在那兒，他同他底愛妻與獨子——亞歷山大、奧古斯得、巴登少爺隱居着。一天晚上，當巴登先生和巴登夫人正在讚美他底兒子，討論他底不同底的好處，談論着他底教育，並且爭辯着古典的著作是否應該作為他底教育的主要部份的時候，這位太太那麼強烈地迫使她底丈夫接受爲了他底兒子的利益和敏斯先生修好是非常合適的這個意見，因此巴登先生最後決定了下來即使在將來他和他底從兄不更親暱的話，那也不該是他底錯處。

「親愛的，我要用請敏斯先生在禮拜天下鄉來和我們吃中飯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困難。」巴登先生說，攪着他底蘸水白蘭地的杯子的底部的糖，並且對他底妻子斜視了一下，看一看他宣佈了他底決定之後的影響。

「那麼，巴登，請你即刻給你底從兄寫封信吧。」巴登夫人回答說。「假如我們只

是能使他下鄉到這兒來的話，誰曉得，他不會喜歡亞歷山大，並且不把他底財產許給他呢？——亞歷克·親愛的，把你底腿子從那隻椅子的橫木上拿開吧；」

「很對，」巴登先生沉思着說，「的確很對，親愛的！」

在第二天的早上，當敏斯先生坐在餐桌旁，交替地時而嚼着他底乾的烤麵包，時而對着他底早報的欄里看一眼的時候，他是總把他的報紙從標題讀到印刷者的名字的，（他聽到一種大的叩擊街門的聲音；在那聲音的即刻之後，隨着他底僕人走了進來，他把一張特別小的卡片送進了主人的手里，那卡片上刻着大的字，「奧泰維亞·巴登先生·斯坦福得山，白楊路。雅密麗亞盧（巴登夫人底名子是雅密麗亞。）」

「巴登！」敏斯突然地說，「什麼風能把這個俗物吹到這兒來呢！——說我在睡覺——說我出去啦，並且將永遠不再回家來了——只要使他不上樓來，隨你說什麼都好。」

「但是，老爺，這位紳士上來了呢，」僕人回答着，而且因為一種令人吃驚的，伴着嘩嘩聲的、靴子踏在樓梯上的聲音，事情更弄得明顯了；但是談到那種嘩嘩聲的原因，要他的命，他也是不能夠猜想到的。

「哼——把那個紳士引進來吧，」這不幸的獨身男子說。僕人走出去了，奧泰維亞

走了進來，在他前面是一隻大的白色的狗，穿着一套羊毛短襪，眼睛是淡紅的，有着大的耳朵，和看不出來的尾巴。

在樓梯上的嗚嗚的聲音是太令人清楚了。奧古斯得、敏斯先生看見了那隻狗的樣子，很震駭地躊躇着。

「我親愛的夥伴，你好麼？」當巴登走進來的時候，他說。

他總是用他最大的聲音講話，並且總把同樣的話講六七次。

「你好麼，我庭朋友？」

「一向可好麼，巴登先生？——請坐在椅子上吧！」神情不安的敏斯很有禮貌的吃着說。

「謝謝你——謝謝你——可是——你好麼，嗯？」

「非常好，謝謝你，」敏斯說，對着那條狗惡意地看了一眼，那條狗後腿登在地板上，前掌放在桌子上，正從盤子里向外面扯着一塊塗了牛油的麵包，準備着把那麵包吞下去，恰好是塗了牛油的那一面挨着地氈。

「啊，你這流氓！」巴登對他戾狗說；「敏斯，你瞧，他像我似的，總是在家裏一樣，我的夥計！天啊，我熱得厲害，餓得很呢；今天早上我從斯坦福得山一直走

來的。」

「你吃過早飯了麼？」敏斯問着。

「噢，沒有！——來和你一起吃早飯的；那麼，親愛的朋友，請你按一下鈴子好麼？再拿一個杯子和一個碟子吧，也拿些冷火腿來。——你瞧，我是毫不客氣的；」巴登繼續着說，用一條食布拂着靴子上的灰塵。「哈！——哈！——哈！——的的確確地，我餓了。」

敏斯接鈴叫了僕人，裝出微笑的樣子。

「我敢說從來我也沒有這樣熱過，」奧泰維亞繼續着說，拭着他底前額；「嚇，可是一向你好麼，敏斯？的的確確地，你底日子過得很出色呢！」

「你那樣想麼？」敏斯說；他又裝出了一個微笑。

「的的確確地，我那樣想；」

「巴登太太和——他叫什麼名子呀——都很好麼？」

「亞歷克——你是說我底兒子吧；從來沒有更好一些，從來沒有更好一些。但是在那樣的一個像我們住在白楊路的地方，你曉得，假如他要不要生病的話，他是不能夠生病的。我敢對天發誓，當我第一次看見它的時候，它前面的花園，綠色的欄杆，和黃銅的



門鈕，和一切，看來都那麼顯明——我當真以為那是在我眼前的一幅畫呢。」

「你假如你換個樣子來切那片火腿，」敏斯插嘴說，「你不是更喜歡吃它麼？」

他懷着一種難以描寫的情緒，看着他底客人違反着一切餐桌上的規則地在切着，或者倒不如說在亂七八糟地研着那塊火腿。

「不，謝謝你，」巴登回答說，帶有一種對於罪惡最不開化的冷漠的神態，「我願意這樣切，可以吃的快一點兒。但是，我說，敏斯，你幾時到鄉下來看我們呢？對於那個地方，你會感到愉快的；我曉得你會的，雅密麗亞和我那天夜里談到了你，雅密麗亞說——請再給我一塊糖，謝謝你——她說，親愛的，你想你不能想法親切地對敏斯先生說——下來吧，先生——該死的狗；他正在撕扯你底窗簾呢，敏斯，——哈！——哈！——哈！」

「哈！」敏斯從他底座位上跳了起來，就好像從一個電池里他受了電流似的。

「到外面來，先生！——滾出去，呼！」可憐的奧古斯得喊着，但却從那隻狗那兒保持着很恭敬的一段距離；因為在那天早晨的報紙上他曾經讀過一段關於狂犬病的情形。憑着很大的努力，許多聲的吆喝，並且用一隻手杖和傘在桌子下面亂觸一陣，最後那條狗算是被逐出去了，並且被放在門外的梯頂上，在那兒他立刻開始了最令人吃驚的狂吠，同時猛烈地從那兩個漆得很光亮的牆底嵌板上把油漆搔抓下來，直到他們和一塊

骰子板的內部沒有什麼兩樣爲止。

「在那樣的鄉下他倒是一條好狗！」巴登很冷漠地對心緒紊亂了的敏斯說，「但是他是不習慣禁閉的。可是，且說，敏斯，你幾時將下鄉呢？實在地，我不願遭到拒絕。讓我們考慮一下，今天是禮拜四——你禮拜天來好麼？我們在五點鐘吃飯，別說不吧，——千萬。」

在一大陣強求之後，陷於絕望中的奧古斯得，敏斯先生接受了這個邀請，並且答應了在下禮拜整整五點差一刻的時候，到達白楊路。

「現在留心路線吧。」巴登說：「公共馬車每半點鐘從主教門街花盆站開出。當它停在天鵝站的時候，就在你對面，你會看到一座白房子。」

「那就是你的房子——我明白，」敏斯說，希望把這個會見，同時也把他底談話停止住。

「不，不，那並不是我的房子；那是大鐵商葛洛哥斯的房子。我要說——你從那座白房子的旁邊轉過去，一直到你不能再向前走一步的時候——留心那件事吧！——然後你向右轉，沿着一些馬欄子——好了；鄰近着你，你會看見一扇牆，上面用大的字母寫着：『小心惡犬；』——（敏斯抖着）——沿着那扇牆的旁邊再走四分之一哩——任何

人就會告訴你那座房子是我的了。」

「很好——謝謝你——再見。」

「要一準啊！」

「一定地，再會。」

「還有，敏斯，你收到一張明信片了吧。」

「是，我收到了；謝謝你。」於是奧泰維亞巴登先生走了，讓他的從兄盼待着一個禮拜天的會見，心里懷着一個不名一文的詩人對於他的蘇格蘭女房東每禮拜的會見的許多情緒。

禮拜日到了；天空既明亮而又晴朗；人羣沿着大街匆忙地走着，想着對於這天的娛樂的計劃；每日東西和每個人看來都是愉快而且幸福的，只有奧古斯得敏斯先生是一個例外。

天氣是美好的，但却非常熱；當敏斯先生困苦地走到普賽區的兵艦街，和針線街的濃蔭邊道的時候，他已經很熱，而且相當地蓋滿了灰塵，另外天色却已經晚了。可是，運氣特別好，一輛公共馬車正在花盆站那里等着，敏斯先生走進去了，因為車夫很正經地担保說車子在三分鐘之後就要開，——那個時間是議會決議案中所准許等待

的最大限度的時間。可是一刻鐘過去了，却並沒有要開車的樣子。敏斯第六次看了他的錶。

「趕車的，你到底走不走啊？」敏斯先生叫着，把他的頭和半個身子都探到車窗外面。

「卽——刻就走 先生，車夫說，他的手插在衣袋里，樣子表現着儘其可能地一點不像一個匆忙的人。

「畢爾，把他們的鞍布拿下來。」另外的五分鐘又過去了：在這五分鐘的末尾，那個車夫才上了他的座位上去，從那兒他看着街的這端，和街的那端，並且向一切徒步的人呼喚，要他們等另外五分鐘。

「趕車的；假如此刻你不走的話，我可要出去啦，」敏斯說，因為時間晚了，並且不可能在約定的時間里到達白楊路變得非常燥。

「此刻就走，先生，」是車夫的回答；於是車輪向前轉動了兩百碼那末遠，然後又停住了。敏斯在車箱的角落裏彎着身子坐着，當一個孩子，一個母親，一隻帽匣和一柄陽傘成爲他的乘車同伴的時候，他已經聽天由命了。

那孩子是一個可愛的溫順的嬰兒；他錯認了敏斯是他的父親，並且尖聲叫着來擁抱

他。

「安靜些，親愛的，」媽媽說，約束着那可愛的孩子的急躁，他的短的肥胖的腿子在踢着，頓着，並且在一種不可忍耐的狂熱中，盤繞成最難堪的姿勢。「安靜些，親愛的，人家不是你爸爸。」

「謝天謝地我不是，」敏斯想着，當他在那天早上所經驗到的快樂的第一次的光輝像流星一般地閃爍在他的僥倖情形之中的時候。

在那個男孩子的脾氣里，頑皮的動作很親切地混合着愛嬌。當他已經滿意了敏斯先生並不是他的父親，他便藉着另外的辦法，企圖吸引他的注意；他用他的骯髒的鞋子來擦着敏斯的蟹黃色的褲子，用他媽媽的陽傘來觸着他的胸部，和兒童所特有的另外的叫不出名子的許多邀寵的行爲；他用這些來排遣車行的厭倦，顯然地使他自己非常滿意。

當這位不幸的紳士到了天鵝站的時候，使他非常失望地，他發覺到時間已經到五點一刻了。白房子，馬棚，「小心惡犬」的牌子，——每一個路標都在通常一個某種年紀的紳士，當太晚的時間赴宴的匆忙中過去了。在幾分鐘消逝之後，敏斯先生發現他自己面對着一座黃色的磚房，有一扇綠門，黃銅的門鈕，和門板，綠色的窗框與類似的柵欄；前面有一個「花園」，那就是說，一小片鬆的鋪砂的地，上面有一個圓的兩個不等邊

三角形的花壇，有一棵樅樹，二三十個球狀植物，和無數的萬壽菊。巴登先生和巴登夫人的趣味，由於在門兩旁的，棲息在一堆大的白的，用着粉紅的介殼而表現出雜色的燧石上的愛神的像，便表現得很清楚了。他叩了門，迎接他的是一個短而粗的男僕，穿着蟹黃色的號衣，棉襪和及踝繫帶的短靴，他在把敏斯的帽子掛在裝飾着由於禮貌而命名爲「大廳」的甬道的十二個銅釘中的一顆之後，便引導他走進一間臨眺着鄰舍背部的很開闊的景緻的前客廳中去。通常的介紹與寒暄過了之後，敏斯先生便入座了；發覺他是最後來的一個人，並且不知怎嗎，大約有十二個有點名聲的人，在一個小客廳里聚在一起坐着，消磨着宴會之前那一段時間中最討厭的時間，他一點也並不煩亂。

「喂，卜羅森」巴登向一個年長的，穿着黑外衣的，蟹黃色短褲和長綁腿的紳士說，那人假裝着看一冊年報上的印刷畫，却從書頁的頂端注視着敏斯，在他一般的外貌這個題目上，已經使他自已滿意了——「喂，卜羅森，大臣們打算怎麼辦呢？他們會辭職或者另外怎樣麼？」

「噢——不消說——當然，你知道，我是最不適於探問消息的人。你的從兄，從他的地位來說，是回答這個問題的最合適的人。」

敏斯告訴這個未了說話的人說雖然他在索美塞特大廈中任職，但是他却沒有得到關

涉於陛下的大臣們的官方消息。但是很明顯地他的話並沒有被人輕易置信；之後，在這項事情上，沒有更多的胡亂的猜測，一段長的靜止的時間便繼續着。在這中間，賓客們咳嗽、醒着鼻子來安排着他們自己，一直到巴登夫人走進來，使大家都起身為止。

介紹的禮節過去了之後，晚餐便被宣佈預備好了，於是全體的人都開始向樓下走去——敏斯先生衛護着巴登夫人一直到客廳門外，但是因為樓梯狹窄，他的慇懃行為便被限制着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在刀子叉子的敲擊聲和喻喻的談話聲里，時時地，可以聽到巴登先生的聲音：要一個朋友吃酒，並且對那朋友說會見他，他很快樂；在巴登夫人和僕人之間，還發生許多許多的技節的談話與動作，關於把盤子碟子拿開等的事情，在這中間，她的面部作出來一隻晴雨表上所有的變化——從「暴風雨」，一直到「晴和」的許多表示。

當尾食品和酒擺到桌子上的時候，僕人遵照着巴登夫人的暗示的眼風，把「亞歷山大少爺」帶下來了。他穿着一套銀鈕扣的天藍色的衣服，頭髮差不多和那種金屬一樣的顏色。在他母親的許多稱讚和他父親對於他的態度的許多訓戒之後，他被介紹他的教父了。

「喂，我的小家伙——你是個呱呱叫的孩子，不是麼？」敏斯先生說，像一隻山雀

在捕鳥膠上那樣的快樂。

「是的。」

「你多大了？」

「八歲，在下禮拜三。『你』多大了呢？」

「亞歷山大，」他母親插嘴說，「你怎末竟敢問起敏斯先在多大年紀了呢？」

「他却問『我』多大年紀呢，」那個像似成人的孩子說，敏斯從那時候起便在心里決定了他將永遠地一個先令也不給他。就在這樣的交談所引起來的竊笑消逝了的時候一個坐在桌子的末尾的、生着紅鬚的小個子的、假笑着的人，——在整個晚餐里他總在企圖着獲得一個聽他講述關於塞里但的事蹟的人——用一個恩人似的態度叫着。

「亞歷克，be（是）字是個什麼詞呢？」

「一個動詞。」

「那才是好孩子呢，」巴登夫人帶着一個母親的全部驕傲說。「且說，你曉得什麼是動詞？」

「一個動詞是一個來表示是，作，或者遭受的字；如同我『是』——我『管理』——我『被管理』。給我一隻蘋果，媽。」



「我要給你一隻蘋果的，」生着紅髭的那個人說，他是這個家庭的固定的客人，或者用另外的話來講，不管巴登先生喜歡與否，巴登夫人總是邀請他來的，「假如你告訴我 Be 字的意義是什麼的話。」

「Be 字嗎？」這個神童猶豫了片刻說——「是一種採密的昆蟲。」（註：在英語中 Be 與 Bee 之讀音相同，但前者作『是』解，後者作『蜜蜂』解。譯者）

「不，親愛的，」巴登夫人皺着眉說；「B 加上兩個 E 是個名詞了。」

「我以為他對於『普通實體字』還不知道很多，」那個裝着笑的紳士說，他以為這是開個玩笑的好機會。「他還沒有很好地認識『專有名詞』是清清楚楚的。嘻！嘻！嘻！」

「先生們，」巴登先生在餐桌的一端，高聲地，態度很嚴肅地喊着，「請大家把杯子斟滿好麼？我有一個乾杯祝飲的提議。」

贊成；贊成；「許多人都喊着，傳遞着酒壺。在他們把酒壺傳了一週之後，巴登先生繼續着說——「先生們，在座有一位——」

「聽，聽！」生着紅髭的矮個子說。」

「請安靜些、瓊斯，」巴登抗議地說。」

「我說，先生們，在座有一位先生，」主人繼續着，「在他的交際之中，我相信我們一定得到極大的榮幸——並且——並且——那一位先生的談吐也一定會給予在座的每個人以至高的快樂。」（敏斯想着：「感謝上天，他不是說我吧！」他自覺着他的謙遜與孤獨自從他走進屋子以後，已經限制了他說不到十二句話。）「先生們，我自己不過是一個卑陋的人，並且讓任何一種對於我所暗示的那個人的友誼的情緒來誘引着我胆敢站起身來，提議乾杯祝那個人的健康，我也許該告罪才是——我相信，他是那樣一個人——那就是說，他的德行一定使他為那些認識他的人所鍾愛——而那些沒有榮幸得以認識他的人也不會不喜歡他的。」

「聽呵，聽呵；」客人們用一種鼓舞與贊成的音調說。

「先生們，」巴登繼續着說，「我的從兄就是那個人——他是我的至親。」（聽呵，聽呵；）敏斯出聲的嘟囔着。「在這兒看見他，我是榮幸之至的，而假如他不在這兒的話，他一定會奪去了我們全體在看到他時候所感到的極大的快樂了。（大聲的喊着聽的聲音！）先生們，我覺得我已經過於長久地干瀆您的注意力了。以每一種——每一種——一種什麼的啊——」

「怡悅而愜意的，」——這家庭的那位朋友提示着。



於是瓊斯先生開始了：

「在這幾次的機會上，在各種的場合里，在許多的情形之下，和不同的賓客之中，來提議向那些在此刻我極榮幸的追隨着的人們乾杯祝飲的這件事，便已經落在我的份上了。我有些時候，我願意快樂地承認——因為爲什麼我必須否認它呢？——我有些時候會經感覺我所進行的事情的勢不可當性，以及我自己完全不能公正地處理這個問題。可是，在以前的機會里，假如我的情緒曾經是那樣的，現在——現在，在我所處的特殊情形之下，他們應該是什麼樣的呢？（聽——聽！）正確地來描寫出我的情緒是不可能；但是，先生們，除了提到碰巧很奇異地在這時出現在我腦海里的一個環境之外，我是不能夠使您們對於我的情緒得到一個較好的觀念的。在一個時機里，當那一個真正偉大而傑出的人，塞里但，是——」

且說，若不是那個穿着褐色衣服的僕人在那時候，上氣不接下氣地走進屋子裏來通知九點鐘的郵車已經來了，因爲又是一個陰濕下雨的衣，他願意知道是否有人要回城，假如有人要回城的話，他（九點鐘的郵車）是有一個空位的，——若不是這樣的話，那便不曉得什麼樣的用一種笑諷的方式講出來的新的罪惡會被堆在那個着實倒霉的人——塞禮但先生的坟墓上了。

敏斯先生站了起來；一點也不顧及那些許多詫異的呼喊，和留他的懇求，他固執着要接受那個空位。但是那一把象牙柄的棕已綢傘却找不到了；並且因為車夫不能夠時候，於是他就趕回天鵝站去了，給敏斯先生留下了話，讓他「跑一圈」來追上他。可是因為在十分鐘左右那不多的時間里，敏斯先生並沒有想到他已經把他那把象牙柄的棕色綢傘忘記在來時的那輛公共馬車上了；此外，因為對於賽跑他並不怎末傑出，因此當他完成了「跑一圈」到天鵝站的武藝的時候，那輛馬車——最後一次的公共馬車——已經離開他開走了，而這一切，有那些原因，也並不是什麼值得驚奇的事。

當冰冷的，潮濕的，發着脾氣而又可憐的敏斯先生，疲倦地敲着他的泰維斯篤街的寓所的街門的時候，已經差不多是早上三點鐘了。第二天早晨他寫了他的遺囑，專伺候他的僕人，像我們通告公眾那樣極其祕密地通告了我們說：奧泰維亞，巴登先生的名字，雅密麗亞，巴登夫人的名字，和亞歷山大奧古斯得巴登少爺的名字，都沒有出現在那遺囑里。

## 和雷細奧·斯帕金斯

「的確地，我愛，在前一次舞會的晚上，他是非常注意泰麗莎的，」麥德爾東夫人對着她的丈夫說，在勞碌在城市里的一天疲乏之後，他正在坐着，頭上裹着一條絲巾，他的腳放在爐擋上面，喝着他的紅葡萄酒；「非常注意呢；我再提一提，我們得給他每一種可能的鼓勵。他絕對應該被請到這兒來吃飯。」

「誰應該呢？」麥德爾東先生問着。

「不消說，你曉得我是說誰，親愛的——就是那個留着黑鬚並且繫着白色蝶形領結的，剛剛出現在我們舞會中，而所有的女孩子便都在談論着的青年人。青年的——哎，他叫什麼名字呀？——瑪麗安娜，他叫什麼名字呀？」麥德爾東夫人繼續着向她最小的女兒說，那女兒正在編着一隻網狀的錢袋，樣子是有些感傷的。

「和雷細奧，斯帕金斯先生，媽，」瑪麗安娜回答說，歎了一口氣。

「噢，是了，確實的——和雷細奧·斯帕金斯，」麥德爾東夫人說。「毫無疑問地

是我所曾看到的最有紳士風度的青年人。我敢說那天晚上他穿着那件做得很美麗的外衣，他的樣子像——像——」

「像里歐波德公爵似的，媽——那末高貴，那末充滿着情趣！」瑪麗安娜提示着說，聲調里有一種熱切的讚美。

「親愛的，」麥德爾東夫人接下去說，「你得記起現在泰麗莎已經二十八歲了；而且那確實非常重要，事情得安排一下的。」

泰麗莎·麥德爾東小姐是一個矮小的女子，頗有幾分肥胖，而頰是朱紅色的，不過性情很好，却仍然沒有訂婚，雖然，公平地論到她，這種不幸並不是由於在她那方面的缺乏專一而引起來的。她枉然地賣弄着有十年的時光；麥德爾東先生和麥德爾東夫人也枉然地在康貝微爾的，甚至於溫斯渥茲和卜里斯東的許多年青的合適的獨身男子之間繼續地保有一個範圍頗大的認識的人們；還用不着提到那些偶然從城里『漏進來』的人們。麥德爾東小姐是和諾森伯蘭大廈頂上的獅子一般地有名，也有着一個同等的『離得遙遠』的機會。

「我十分相信你會喜歡他的，」麥德爾東夫人接着說，「他是那末有紳士的風度——」

「那末聰明！」瑪麗安娜小姐說。

「而且話講得那末流利！」秦麗莎加上一句說。

「他是極其尊敬你的，親愛的，」麥德爾東夫人對她的丈夫說。麥德爾東先生咳嗽着，注視着爐火。

「是的，我相信他是喜歡和爸交際的，」瑪麗安娜小姐說。

「那是沒有疑問的。」秦麗莎應和着。

「的確地，他也對我祕密地那末講呢。」麥德爾東夫人說。

「好吧，好吧，」麥德爾東先生有幾分得意地回答說，「假如在明天的會上我看到了他，也許我會請他來的，我想他知道我們住在康貝微爾·橡蔭廬吧，親愛的？」

「當然啦，——並且也知道你有着一套馬的馬車呢。」

「我要把這事考慮一下，」麥德爾東先生說，把自己安頓在一場假寐中；「我要把這事考慮一下。」

麥德爾東先生是那樣的一個人：他全部思想範圍被局限在勞合局，（註：倫敦經營海面及他種保險業務，並兼印航務消息等之機關。——譯者）交易所，印度局，和銀行之中。幾項成功的投機事業把他從一個卑微的比較貧窮的地位提升到一個富裕的境遇里。



正如同時常在那樣的情形中所發生的一樣，當他們的財產增加了，他自己的和家庭的概念也就提升到一種非常的高度；他們愛好時髦，趣味，和許多其他愚蠢的勾當，並且摹倣着比他們好的人們，對於任何可能被當作『卑下』的事物，都有着一種極堅決的與相當的厭惡。由於虛誇，所以他很好客，由於日不識了，所以他很粗俗，而由於傲慢，他也就很有偏見。自負與愛好誇示誘引他總保有着很了不起的膳食；舒適，和世間的珍饈美味的愛好保證了他有很多的賓客。他喜歡請一些有才智的，或者是他以為有才智的人們到他的餐桌邊來，因為談笑生風是一件重要的事；但是對於他所稱呼着『銳利的人物』他却向來不能容忍。大概他有着這種情感是出於對於他的兩個兒子的讚美，他們在這件事情上，並未曾給他們受尊敬的雙親怎樣的不安。這個家庭切望着結識一些人們，並且和那些比他們自己活動的範圍要卓越些的交際圈子取得聯絡；這種欲望的一個必然的結果，加以他們對於他們小小的社交圈以外的社會的完全不理解便造成這樣的情形：任何一個能夠要求結識有身分與品位的大人物的人便有走近康貝微爾·橡蔭廬的餐桌的安全的憑證。

在那個集會上，和雷細奧·斯帕金斯先生的外貌，在經常到會的人們之間激起了不小的詫異與好奇心。他會是誰呢？很明顯地他是隱諱的，而在外貌上他又是憂鬱的。他

是一個牧師麼？——他跳舞是太嫻熟了。一個律師麼？——他說他並未被召請呢。他講話字句很文雅，而且很健談。莫非說他是一個有名的外國人，懷着描寫這國家的風俗習慣而來到英國來；並且時常參加舞習與宴會，意在結識上流生活，文雅的禮儀，和英國人的精粹嗎？——不是的，他並沒有外國的語調。那末他是一個外科醫生，一個雜誌的撰稿人，時髦小說家，或是一個藝術家麼？——不是的，對於所有這些猜度的每一個，都存在着某種有力的反駁。——「那末，」每個人都說，「他一定有些什麼。」——「我想他一定是的，」麥德爾東先生自己推斷着，「因為他覺察到了我們的高貴，並且很注意我們。」

緊跟着我們剛剛記錄了的會談而來的晚上，是『舞會之夜』。在整整九點鐘的時候，雙馬的公共馬車便被叫來到橡蔭廬的門前了。麥德爾東小姐們穿着用人工的花裝飾了的天藍色綴服；麥德爾東夫人（她是個身材矮小而肥胖的婦人，）也穿着同樣的服裝，樣子就好像她的大女兒兩倍起來了似的。最年長的兒子，弗萊德里·麥德爾東先生，穿着全套禮服，是一個漂亮的堂倌的極美麗的模範 Beau ideal，最年青的麥德爾東湯姆森先生，身着白裹腿，藍外衣，扣子很光亮的，佩着紅色的錶帶，非常和那個有趣的，但是却鹵莽的青年紳士，喬治·巴微爾的肖像相似。這一夥人的每一員都下定了他或是她

的決心要同和雷細奧·斯帕金斯先生結交。泰麗莎小姐當然和一些年紀在二十八歲的女子在找漢子的時候通常所要表現那樣地溫順和有風趣。麥德爾東夫人是只願意表現着笑靨和溫柔。瑪麗安娜小姐願意請求給他題詞簿題幾行詩的恩眷。麥德爾東先生要用請他吃飯的辦法來惠顧這一位人們不曉得 蘊的大人物。湯姆打算在鼻煙和雪茄這些趣味的題目上來探聽一下他知道的多少。就連弗萊德里·麥德爾東先生本人，——他是這家庭在的趣味，服裝和時髦的排場上的所有各方面的權威；他在城里有他自己的寓所；他有一張經常進修道院花園戲院的免費入場卷；他總是按照每個月的時尚穿着服裝；他在適當的季節每禮拜到海濱兩次；他真有着一個密友，那位密友曾經認識一個在以前住在奧爾班尼的紳士，——連他都判定了和雷細奧·斯帕金斯一定是一個好得了不起的人物；並且決定了要求他打一回彈子球來向他表示敬意。

在舞廳的入口處這一個滿懷希望的家庭內焦燥的眼睛所遇到的第一個目標，便是那個有趣味的和雷細奧，他的頭髮從前額上分開，眼睛注視着天花板，兜靠在一個座位上，態度是沉思的。

「他在那兒呢，親愛的」麥德爾東夫人對麥德爾東先生小聲說。

「多末像拜倫爵士啊！」泰麗莎小姐低聲說。

「或者是蒙特高默里啊！」瑪麗安娜小姐小聲說。

「或者像庫克船長的肖像呢！」湯姆提示着說。

「湯姆——別作個蠢驢吧！」他的父親說，他在一切時機里是都阻止他的，大概意在使他不至於變得『銳利』——那是很不必要的。

文雅的斯帕金斯用一種令人欽佩的印象裝着樣子，一直到這家庭走過了這間屋子。然後他帶着一種自然的驚異與快樂的臉色站了起來；最熱切地向麥德爾東夫人招呼着；最迷人地向那兩個年青的女郎行禮；向麥德爾東先生鞠躬，又握手，樣子必恭必敬地幾乎到崇拜的程度了；並且用着一半喜悅，一半眷顧的態度向那兩個年青的紳士還禮，那種態度完全使他們相信他一定是一個重要的，同時卻很謙和的人物。

「麥德爾東小姐，」和雷細奧在普通的寒暄之後說，很低地鞠躬，「我可以大胆地希望得到您答應我那種愉快——」

「我不以為我是有什麼忙的，」泰麗莎小姐用一種令人壓惡的造作的冷漠說——「但是，實際上——那末多的——」

和雷細奧表現得很美麗地難堪。

「我會非常快樂的，」最後，有興味的泰麗莎假笑着說。和雷細奧的面容於是閃出

了光輝，像是一隻舊帽子淋過一陣雨一般。

「確實地，一個很文雅的青年人呢！」當那個善於逢迎的斯帕金斯和他的舞伴加入了剛剛形成的四組方舞里去的時候，快樂的麥德爾東先生說。

「他的話講得特別好，」弗萊德里先生說。

「不錯，他真是第一流的人物，」湯姆插嘴說，他總是弄出岔子——「他講話和一個拍賣人一樣。」

「湯姆！」他的父親扳着臉說，「我想在以前我希望過你別作個傻瓜。」湯姆的樣子就像在毛毛雨的早上一隻公雞那樣地『快活』。

「多末愉快啊！」那個有趣味的和雷細奧對他的舞伴說，當他們在方舞結尾的時候，跳過了這間屋子的時候——「從生活底，陰暗的騷亂，滄桑與煩擾之間，隱退開去，即使是只不過幾分鐘簡短的倏忽的時光：雖然那時光在消逝着，而且是易逝的，去把那時光消耗在和一個人的愉快的幸福的交際之中——那人的顰眉對你會是死滅，那人的冷漠會是瘋狂，那人的虛偽會是毀壞，那人的堅貞會是幸福；而佔有那人的情感會是上帝所能賜予人類的最光輝與最優越的報酬，——隱退開去來消耗這一段時光是多末愉快與清新啊！」

「怎樣的情感呀！怎樣的多情啊！」當泰麗莎小姐更緊密地靠着她伴侶的臂上的時候，她想著。

「可是夠了——夠了！」文雅的斯帕金斯接着說，有着一種演戲的樣子。「我說了些什麼呢？我——我——和這樣的情感又有什麼關係呢！麥德爾東小姐，」說到這兒他突然停住了——「您能夠允許我卑微地呈獻給您——」

「的確地，斯帕金斯先生，」喜不自勝的泰麗莎回答說，在一種最甜密的惶惑中，羞得緋紅。「我得請您向爸爸探詢一下的。沒有他的同意，我向來也不敢——」

「當然他不會反對——」

「噢，是的。實實在在地，你曉得他不會的！」泰麗莎小姐阻攔着說，很清楚地知道沒有什麼可怕的事情，但是却希望使這個交談和一篇傳奇小說的場面一般無二。

「他不會反對我敬您一杯耐哥水的，」（註：Negro 一種熱水，豆蔻，薄荷，酒及糖所混合之飲料，中國譯名爲何，譯者不知，故從音譯。——譯者。）可愛的斯帕金斯帶着幾分驚異地回答說。

「那就是他所要說的一切麼？」失望的泰麗莎想着。「多末無謂的紛擾啊！」

「假如您沒有更好的約會的話，先生，能請您在禮拜天五點鐘到康貝微爾·棟蔭

盧吃飯會使我不勝榮幸之至的，」當麥德爾東和他的兒子們站着同和雷細奧·斯帕金斯先生交談的時候，在那次夜會的末尾的時候說。

和雷細奧鞠着躬表示謝意，於是便接受了這一個得意的邀請。

「我必得承認，」那個父親繼續說，把他的鼻煙壺敬給他的新朋友，「我享受這些夜會是不比我享受橡蔭廬的舒適——我幾乎說是它的奢華了——一半那末多的。他們對於一個老年人沒有什麼大的魔力。」

「可是究竟，先生，人是什麼呢？」深含着哲理的斯帕金斯說，「我說，人到底是什麼呢？」

「啊！很對，」麥德爾東先生說；「很對！」

「我們知道我們活着並且呼吸着，」和雷細奧繼續着說，「我們有着需要和希冀，微靈和食慾——」

「的確，」弗萊德里麥德爾東先生樣子很深奧地說。

「我說，我們知道我們生存着。」和雷細奧提高了他的聲音重複着說，「但是我們止於那兒；在那兒，是我們所知的末了；在那兒，是我們所達到的極峯；在那兒，是我們結束的終點。我們還知道什麼更多的呢？」

「沒有什麼了，」弗來德里先生回答說——除了他，沒有人能夠在這個事情上來回答的。湯姆剛剛要冒險說些什麼話，可是很幸運地爲了他的體面，他看到了他父親的發怒的目光，於是便像一個犯了小竊盜罪的小狗似的溜開去了。

「的確地，」當他們坐在馬車里回家的時候，老麥德爾東先生說，「斯帕金斯先生是一個令人感服的青年人。那樣驚人的學問！那樣出奇的知識！而且那一種表白自己的優美的方式！」

「我想他一定是一個不露其面目的人物，」瑪麗安娜小姐說。「多末魅人的離奇啊！」

「他說話聲音很大並且談得很好，」湯姆懼怯地說，「可是我不確實理解他的意思是什麼。」

「我差不多開始覺得你不能理解任何事情了，湯姆，」他的父親說，當然，和雷細奧·斯帕金斯的談話是很開導了麥德爾東先生的。

「那很使我吃驚呢，湯姆，」泰麗莎小姐說，「今天晚上你弄得你自己非常可笑的。」

「的確地，」每個人都叫着說——於是那個可憐的湯姆便陷入了無地容身的情形中了，那一夜，麥德爾東先生和麥德爾東夫人很久地談着關於他們的女兒的前途，和將來



的安排的事。秦麗莎小姐去睡了，却在考慮着，如果她嫁給一個有頭銜的人，她是否能夠很謹慎地鼓勵她現在的友伴們來看望；整夜里，她都在夢着喬裝的高貴的人，盛大的宴會，駝鳥的羽毛。婚禮的贈物，以及和雷細奧·斯帕金斯。

關於那位人們望眼欲穿的和雷細奧乘用那一種交通工具來的這件事，麥德爾東一家子有各種不同的猜測。他可能會養一輛雙輪單馬車麼？——他可能騎着馬來麼？——或者他會惠顧一次郵車麼？這些，和同樣的各種猜度，在作禮拜以後的整個早晨里，都在佔據着麥德爾東夫人和她女兒們的注意力。

「親愛的，那的確是一件最惱人的事，你的俗氣的哥哥竟邀請他自己在今天到這兒來吃飯，」麥德爾東先生對他的妻子說。「因為斯帕金斯先生的來到，我特意除了福蘭微爾以外誰也不請。可是一想到你的哥哥——一個商人——那真是不能忍受的！我宣佈在我們的新客之前，我不願意聽到他提到他的寶號——不，絕對不！我倒不管是否他會很明理的遮掩了他給這家庭添上的不體面；不過他是那樣喜愛他的討厭的買賣，因此他很會使人們知道他是作什麼的。」

被提到的那個人，傑考伯巴爾東先生是一個大腹便便的雜貨店老闆；那末俗氣，那末失去了一切情感的知覺，因此實際上他向來也沒有猶豫過明言他並不是不屑於經營他

的買賣的：「他已經做買賣發了財，因此他也就不管誰曉得了。」

「啊，福蘭微爾，親愛的朋友，你好麼？」當一個小個子的戴綠色的眼鏡，慌慌張張的人走進屋子裏的時候，麥德爾東先生說。「你收到我的便條了吧？」

「是的，我收到了，因此我才到這兒來。」

「你可認識這一位斯金帕斯先生麼？你誰都認識？」

福蘭微爾先生是那些見聞極廣的人們之一，那樣的人們在社交界里人們偶而可以遇得見的，他們裝着認識每個人，可是其實是一個也不認識的。在麥德爾東家里，無論什麼樣的關於大人物的故事都被一種貪婪的耳朵所樂聞，他便成了一個他們最喜歡的客人；因此，當他曉得了他得和他們交往的是一些那一種人的時候，他便使他要求和每一個人人都認識的熱情達到了一種最不合宜的程度。他頗有一套在一段插話中說最大的謊的奇妙的方法，而且態度是克己的，就彷彿怕人們想他是傲慢一般。

「喔·不，說到那個名子我是不認識他的，」福蘭微爾低聲回答說，態度非常嚴正。「可是，我沒有疑問地認識他。他很高麼？」

「中等身材，」泰麗莎小姐說。

「頭髮是黑的麼？」福蘭微爾問着，信口說出大膽的猜測。

「是的，」泰麗莎小姐熱切地回答着。

「可有一個很扁平的鼻子？」

「不的，」泰麗莎失望地說，「他有一個羅馬式的鼻子呢。」

「我說他有一個羅馬式的鼻子呢，我沒有說過麼？」福蘭微爾問着。「他是一個很文雅的青年人麼？」

「噢，一點兒不錯。」

「態度還非常令人可愛？」

「噢，是的！」整個這一家人齊聲說。「你一定認識他。」

「是的，我想你認識他的，如果他是什麼人的話，」麥德爾東先生得意揚揚地叫着。「你想他是誰呢？」

「不消說，從你們的描寫看來，」福蘭微爾說，沉思着，並且把他的聲音降低成一種耳語，「他非常和奧古斯得·費茲愛德華·費茲·約翰費茲·奧斯本大人相像。他是一個很有才幹的青年人，可是却很古怪。他或許爲了某種臨時目的已經把他的名字改了，這是非常可能的。」

泰麗莎的心跳得很急。他會是奧古斯得·費茲愛德華·費茲·約翰·費茲奧斯本大

人麼！那是怎樣的一個可以文雅地印在用一條白緞帶繫在一起的兩張有光紙卡片上的名字啊！「奧古斯得費茲愛德華費茲約翰費茲奧斯本夫人！」這種想頭是令人忘形的。

「現在是差五分鐘便到五點鐘了，」麥德爾東先生看着他的錶說：「我想他不會使我們失望的。」

「他來了？」當一陣大的拍拍的敲門聲被聽見的時候，泰麗莎小姐喊着說。每個人都努力地表現着——正如同當人們特別地等待一位客人的時候所時常表現的那樣——就彷彿他們完全不懷疑某個人的來到似的。

廳門開了——「巴爾東先生！」僕人說。

「該死的人！」麥德爾東喃喃地說。「啊，我親愛的先生，你好！有什麼新聞麼？」「喔不，」雜貨店老闆說，樣子還和平常一般地粗鹵。「不，沒有什麼特別的。沒有什麼我知道很清楚的消息。你們好嗎，娃兒們？福蘭微爾先生，——高興看到您。」

「斯帕金斯先生來了！」湯姆說，他很久以來便都在看着窗外，騎着一匹「那樣」的黑馬！——和雷細奧的確來了，騎着一匹大的黑馬，一路跳着躡着，就像一個亞斯雷戲班子里的配角似的，在一大陣勒着韁繩馴制之後，其間這匹馬鼻子吹着撲撲地響，臀部向後掀着，並且亂踢着，最後這個畜生才同意在離大門大約有一百碼的地方停下了。在

那兒，斯帕金斯先生下了馬，並且將他的馬交給麥德爾東先生的馬夫去照管去了。那些寒暄之調全部很合宜地過去了。福蘭徹爾先生從他的綠眼鏡後面，態度神祕的莊重的注視着和雷細奧；那一位高貴的和雷細奧却沉默地注視着泰麗莎。

「他就是奧古斯得什麼什麼大人麼？」當福蘭徹爾陪伴着麥德爾東夫人向餐室走去的時候，她對他小聲說。

「喔，不——最低限度不確實，」那一個偉大的權威人物說——「不確實。」

「那末他是誰呢？」

「別作聲！」福蘭徹爾說，態度嚴肅地點着頭，表示他知道得很清楚；但是由于某些嚴肅的鄭重的理由，卻不能洩露這個重要的祕密。那也許是一個使他自己了解民情的許多大臣中的一個呢。

「斯帕金斯先生，」快樂的麥德爾東夫人說，「請把女士們隔開來坐吧。約翰，給這位老爺拿一把椅子放在泰麗莎小姐和瑪麗安娜小姐中間。」這句話是對一個僕人講的，他在平時一半作馬夫，一半作園丁；但是因為給斯帕金斯先生一種印象是一件重要的事，所以他被迫着穿上了一條白頸巾和一雙靴子，並且被打扮起來了，週身上下都刷了一道，使他的樣子像一個二等的男僕一般。

那一餐飯是極出色的；和雷細奧對於泰麗莎小姐也最慇懃，每個人都感到非常高興。只有麥德爾東先生是一個例外，他知道他的姻兄，巴爾東先生的性癖，因此便忍受着一種報紙常使我們感到的痛苦，那種痛苦就是當一個旅店的茶房弔死在乾草架上的時候，四圍的隣居所經驗着的，而那種情感是「容易意會而不可言傳的」。

「你近來曾經看到你的朋友，托瑪斯諾蘭爵士麼，福蘭微爾？」麥德爾東問着，斜看了和雷細奧一眼，看一看提到那樣一個大人物在他身上有什麼樣的影響。

「喔，不——最近沒有。前天我卻會到哥波爾東大人了。」

「啊！我想他老人家很好吧？」麥德爾東說，聲音里充滿着興致。講這話是一點也不必要的，在這時候却是例外，他在以前是完全不曉得有那樣一個人的。

「嘿，是的；他很好——的確很好。他真是一個好得了不起的人物。我在城里遇到了他，和他談了很久，實實在在的，我和他是很親密的。可是我不能停下來像我所希望地和他談得久一些，因為我正在去會一個銀行家，一個有錢人，又是國會里的一個議員，我和他是很——實在我可以說非常——親密的。」

「我知道你是說誰。」主人很自傲的回答說——其實關於這件事他所知道的是和福蘭微爾本人一般多的。「他的商業真了不起呢。」

這却談到一個危險的話題上去了。

「談到營業，」巴爾東先生餐桌的中心插嘴說。「一位你很認識的先生，麥德爾東，在你第一次光臨之前，前一天會到敝號來訪，而且——」

「巴爾東，我可以麻煩你遞給我一塊馬鈴薯麼？」那個可憐的房主人打斷了話頭說，希望着把他所要講的事預先遏止住。

「那當然，」雜貨店老闆回答說，完全不理解他的妹丈的目的——「並且他很明白地說——」

「和起了粉的，請你，」麥德爾東又打斷了話頭說；担心中這一個奇聞的結局，更害怕他再說到「敝號」這一個詞兒。

「他說，他常常說，」在把馬鈴薯遞過去之後，那個像是犯罪的人接着說，「他常常說，你的營業進行得怎樣啊！於是我說，開玩笑地——你曉得我的癖氣——我向來也沒有不照顧我的營業，我想我的營業也將永遠不會不照顧我的。哈，哈！」

「斯帕金斯先生，」主人說，枉費心機地想掩飾他的慌張，「來一杯酒麼？」

「那真快愉之至，先生。」

「會見您，快樂極了。」

「謝謝您。」

「那天晚上我們正談着，」主人接着向和雷細奧說，一半想表現出他的新相識的談話的才幹，一半希望把那位雜貨店老闆的談說淹沒下去——「那天晚上我們正談着人的天性。您的高見很強有力地使我感動着。」

「也使我感動呢，」弗萊德里先生說。和雷細奧做出一種優美的點頭的姿式。

「請問，您對於女人的意見是什麼呢，斯帕金斯先生？」麥德爾東夫人問着。那兩位年青的女郎偷偷地笑了。

「男人，」和雷細奧回答說，「男人，不管他是處在一個燦爛的，愉快的，類似伊甸園的花團錦簇的平原里，或是處在更貧瘠的，荒涼的，我還可以說，在這樣的時代里我們被迫迫着使我們自己習慣的平凡的地區里，男人，在任何的情況之下，在任何地方里——不管他是在寒帶的使人枯萎的疾風之下奔走着，或者在赤道的太陽光線之下焦烤着——男人，沒有女人，一定會——孤寂的。」

「發覺了你具有那樣可敬的意見，我快樂極了，斯帕金斯先生」，麥德爾東夫人說。

「我也快樂極了，」秦麗沙小姐附合着說。和雷細奧表現出他的歡樂的樣子來，那



位年青的女郎却羞得紅了面孔。

「現在，我的意見是——」巴爾東先生說。

「我知道你要講什麼，」麥德爾東插嘴說，決心不給他的親戚另一個機會，「而且我不同意你。」

「什麼！」驚慌失措的雜貨店老闆問着。

「我很抱我和我的意見不同，巴爾東，」主人說，態度認真得彷彿他真正在反駁着另外那一個所提出來的論點一般，「但是我對於我認為一種非常奇怪的命題的事物是不能同意的。」

「可是我還沒有說出——」

「你永遠也不能說服我，」麥德爾東說，態度帶着固執的堅決。「永遠不能。」

「可是」弗萊德里先生隨着他父親進攻說，「我不能完全同意於斯帕金斯先生的議論。」

「什麼」和雷細奧說，當他看到這家中女性那一部份人聽得入神的時候，他的態度變得更玄祕，更好辯論了——「什麼！果不是因的終結麼？因不是果的先驅麼？」「那確是個爭論點，」福蘭微爾說。

「的確地，」麥德爾東先生說。

「因為，如果果是因的終結，而且因先行於果的話，我恐怕你是錯了，」和雷細奧補充着說。

「無疑地，」拍馬屁的福蘭微爾說。

「最低限度，我想那是合適的合於論理學的演繹吧？」斯帕金斯用一種疑問的聲調問着。

「那毫無問題，」福蘭微爾又贊同着說。「那便解決了爭論點了。」

「嗯，也許解決了，」弗萊德里先生說，「以前我却不會理解這件事。」

「現在我也不太理解這件事，」那個雜貨店老闆想着；「但是我那是对的。」

「他是多末了不起地聰明啊！」當麥德爾東夫人和她的女兒們走回客廳的時候，她向他們小聲說。

「啊，他真是一個可愛的人呢！」兩位女郎齊聲說；「他談起話來像是一個賢哲一樣。他一定會經見過許許多多的生活。」

只有紳士們自己留下了，接着是一段靜默，在這時間中，每個人都表現着很嚴肅，彷彿他們都被方纔討論的深遠性完全征服了似的。福蘭微爾，他早已決定了要發現出和

雷細奧斯帕金斯先生到底是誰，他的職業是什麼，於是首先打破了沉默。

「請原諒我，先生，」那一位顯赫的人物說，我臆斷你曾經研究過法律？我自己會想研究它的——的確確我和那種顯赫的職業的某些上等的大人物交情是很深的。」

「噫——不！」和雷細奧說，稍有些猶豫；「不是。」

「但是你却總在穿着絲袍子，或者我錯了麼？」福蘭微爾謙卑地問着。（註：絲袍子 Silk Gown 除字面之意外，又作王室律師服解。——譯者。）

「差不多我全生都如此。」斯帕金斯回答說。

問題就是這樣很圓滿地在福蘭微爾先生的頭腦里解決了：他是一個「就要被委任」為皇家律師的青年紳士。

「我不願意作辯護士，」湯姆說：那是他第一次發言，他環視着桌子的周圍，想發現一個會注意他的話的人。

沒有人回答他

「我不願意戴假髮，」湯姆冒險講出另一句話。

「湯姆，我求你別把你自己弄得怪可笑的吧。」他的父親說。「請聽着，並且藉着你所聽到的談話改善你自己，且別再這樣胡說八道吧！」

「是的，父親。」倒楣的湯姆說，自從他在下午五點一刻曾經要過另一片牛肉的時候起，他便沒有講過一句話，而這時却已經八點鐘了。

「喂，湯姆，」他的好性情的舅父說，「別介意！我和你一樣地想；我也不願意戴假髮。我寧可穿起帷裙來。」

麥德爾東先生很厲害地咳着。巴爾東先生繼續着說——「因為如果一個人不理他的營業——」

那種咳嗽比以前厲害十倍地又開始了，而且一直到造成這種咳嗽的不幸的原因的那個人驚慌地完全忘記了他所要說的話為止。

「斯帕金斯先生，」福蘭微爾說，又回到他所注意的事上去了，「您可認識拜得福場的德拉芳登先生麼？」

「我曾經和他交換過名刺；的確地，自從那次以後，我便有着一個待奉他的非常機會，」和雷細奧回答說，臉有一點兒紅；那是無疑的，因為他被誘着承認了這件事。

「如果您有了懇懇服侍那位大人物的機會，您是很幸運的，」福蘭微爾態度非常恭敬地說。

「我不曉得他是誰，」當他們跟隨着和雷細奧走向客廳的時候，他祕密地小聲對麥德爾東先生說。「可是，很顯明地他是法律界的一個重要人物，而且地位很高。」

「那毫無疑問，毫無疑問。」他的同伴說。

這一晚上的剩餘的時間也都在一種最愉快的情形中過去了。麥德爾東先生，因為巴爾東先生沉入酣睡的情況之中，也便從他的担心中被解救出來了，他是儘可能地和藹和文雅。泰麗莎小姐，如同斯帕金斯所說的，極熟練地彈奏了一曲「巴黎之秋」，並且他們兩個，由弗萊德里先生伴着，嘗試了一陣沒有分音的三部合唱；他們得到一個令人快樂的發現：就是他們的聲音是很美麗地諧和的。實在說，他們却全唱的第一部；而且和雷細奧，除了耳朵不能欣賞之外，是完全不理解一個音符的；可是他們仍然很愉快地消磨過了那一段時間，已經過了十二點了，斯帕金斯先生才命令着把他的樣子像喪車上的馬預備出來——那是一個命令，只有當他們清楚理解到在下禮拜天他將再來造訪的時候，才被遵行。

「不過也許，斯帕金斯先生明天晚上會加入到我們中間來麼？」麥德爾東夫人提示着說。「麥德爾東先生打算帶我們的女孩子們去看啞劇去。」斯帕金斯先生鞠着躬答應了在晚上的時間中要在第四十八號包廂中加入他們。

「在早上我們不願意打擾您了，」泰麗莎小姐迷人地說；「因為媽要帶我們到各種地方買東西去。我曉得紳士們對於這樣的事情是非常厭的。」斯帕金斯又鞠了躬，並且說他是願意去的，但是在早上，很重要的事情却使他不能分身。福蘭微爾含意很深地向著麥德爾東丟着眼色。——「那是閨庭的時期啊！」他小聲說。

在第二天上午十二點的時候，就要裝着麥德爾東夫人和她的女兒們在那天出去巡行的馬車，已經停在橡蔭處的門前了。他們要在一個朋友家里吃飯，並且在那兒打扮起來去看戲。首先，他們帶着衣匣坐車到那兒，他們離開了那里，因為先要到陶頓廣場街的瓊斯，斯潑金，斯密司公司去買些物品；之後，他們要到邦得街的律梅恩商店去；從那兒再到許許多多的沒有人會聽見過的地方去。兩位年青的女郎一路讚美着和雷細奧斯帕金斯先生來排遣着車行的厭倦，罵着他們的母親爲了節省一個先令把他們領出這末遠，並且懷疑着他們是否會達到他們的目的地。最後，車子停在一門面骯髒的，貼着紙招牌的，亞麻布商店之前了，這商店百貨俱全，在窗子里有各種大小不等貼條。有五萬三百條女的皮頸巾，價錢從一先令一辨士半起，真正法國山羊皮的鞋子，每雙賣一先令九辨士，綠色女陽傘，價錢同樣便宜，和如同店主所說的，「各色物品。」——而且他們更要知道的是——「照價對折。」

「天啊！媽，你把我們帶到一個什麼樣的地方了啊！」泰麗莎小姐說，「萬一斯帕金斯先生看見我們的話，他會說些什麼話呢！」

「呀！真是的，他會怎樣說啊！」瑪麗安娜小姐說，對於這種思想感到很可怕。

「請坐，小姐們。第一件物品是什麼？」這商店的逢迎的掌禮官 (Master Of Ceremonies) 問着，他穿着他的大的白的襟飾和正式的領結，樣子就像索美塞特大廈展覽會中一幅不好的「紳士肖像」似的。

「我要看看一些絲衣，」麥德爾東夫人回答說。

「立刻就來，太太。——斯密司先生，斯密司先生在那里呵。」

「在這兒，先生，」店後面一個聲音喊着說。

「斯密斯先生，請快一點兒，」掌禮官說，「當要你的時候，總是找不到你，先生。」

斯密司先生，因此便被迫着儘可能的把事情了結了，很敏捷地跳過櫃臺，使他自己出現在新到的顧客之前了。麥德爾東夫人發出一聲發昏的尖叫；正在低着身子對着妹妹談話的泰麗莎小姐 抬頭一看——嚇，和雷細奧、斯帕金斯！

像一些小說家所說的，「我們要拉一張幕布」在隨後出現的那一個場面上。那一個

神祕的，深明哲理的，奇幻的，形而上學一般的斯帕金斯——他，對於感着興趣的泰麗莎，彷彿是她曾經在小說中讀的，或是幻想着的，可是從來也未曾預期能看到的，一個穿着藍色絲睡衣和同樣的拖鞋的年青公爵和有詩意的美男子的具體化了的觀念，這時却突然轉變成寒繆爾斯密司，一個『廉價商店』的副手；一個開三禮拜光景那末不長久的商店的下級夥計了。這一位橡蔭廬中的英雄的威嚴的消失，在這種沒有預料的認察之中，是只能夠和一隻在尾巴上拴着一個大桶的偷竊的狗的情形相等的。麥德爾東一家子的所有的希望被注定了立刻就化了，像一家公司大餐上的檸檬冰一般；亞爾麥克家（Al. macks）對於他們仍然像是北極一般地遙遠，而泰麗莎小姐有着嫁一個丈夫的機會是和洛船長有着到西北的道路一般多的機會的。

自從在這一可怕的最早發生的事情以後，好幾年已經過去了。在康貝微爾的原野上，雛菊已經開了三度；在康貝微爾的山谷里，麻雀已經作出三次春天的鳴叫了；但是麥德爾東小姐却依然沒有結婚。泰麗莎小姐的情形比以前更無望了；但是福蘭微爾却還在他的聲名的最高點，而這家庭對於貴族人物依然有着同樣的偏愛，對於任何「卑下」的事物却有着逐漸強大的厭惡的情感。